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二

卷第十二

鄭氏注

賈公彥疏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

百家疏

鄉大至禁令。釋曰六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令。及十二教與五禁號令皆掌之。注鄭司至為鄉

釋曰案上文五州為鄉故

正月之吉受教瀆于司徒

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

其德行察其道藝

其鄉吏州長以下。治直吏反下考治下治所治處同行下孟反下

及注德行之疏

正月至道藝。釋曰言正月之吉者謂建子之月月朔之日云受法於司徒者謂若

大司徒職十二教已下其法皆受於司徒而來云退而頒之于其鄉吏者謂已於司徒受得教法遂分與州長已下至此

長云使各以教其所治者亦謂州長已下至此長各教所治也云攷其德行者謂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遂考校其萬



民有六德六行之賢者云察其道藝者謂萬民之中有六藝者並擬賓之。注其鄉吏州長以下。釋曰以其比長以生至州長皆屬鄉大夫故知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鄉吏州長以下至比長。

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

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

入其書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

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

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癰不可事者復之立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復音福

下疏以歲至其書。釋曰云以歲時者謂歲之四時登猶成也定也夫家謂男女謂四時成定其男女多少云

辨其可任者謂分辨其可任使者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者七尺謂年二十知者案韓詩外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

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者六尺謂年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之孤

年十五已下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

者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云皆

征之者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

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彼二者並不辨國中及野外之別云其舍者謂不給繇役則國中貴者已下是也云以歲時

入其書者此上所云皆歲之四時具作文書人於大司徒故云歲時入其書也。注登成也至司徒。釋曰云登成也定

也者以其夫家衆寡若不作文書則多少齒歲不定若作文書多少成定故云登成也定也云國中城郭中也者以其對

野故知國中是城郭中也云晚賦稅而早免之者以其經云七尺及六十對野中六尺至六十五是其晚賦稅而早免之

云以其所居復多役少者以此經云國中貴者至疾者皆舍據國中而言是其國中復多役少也鄭司農云四事皆若今

者並舉漢法況之立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知者二一年以其上云受法於司徒故知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

周禮卷十二



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

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賢者

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立謂變舉言興者謂

合眾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疏三年至賓之

謂六德六行道藝謂六藝云而興賢者則德行之人也能者則道藝之人也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者謂州長以下云

與其眾寡者謂鄉中有賢者皆集在庠學云以禮禮賓之者以用也用鄉飲酒之禮以禮賢者能者賓客之舉注賢者至賓

之釋曰云賢者有德行者欲見賢與德行爲一在身爲德施之爲行內外兼備即爲賢者也云能者有道藝者鄭亦見

道藝與能爲一上注云能者政令行其身有道藝則政教可行是能者也云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者案鄉飲酒

堂上堂下皆有眾寡不言其數此經眾寡兩言無問多少皆來觀禮故云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若今舉孝廉及茂才者孝

悌廉絜人之德行故以孝廉况賢者茂才則秀才也才人之

技藝故以况能者也立謂變舉言興者案禮記文王世子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故今貢人皆稱舉今變舉言興云謂合

眾而尊寵之者合眾即此經云鄉老及鄉大夫已下是也云鄉飲酒之禮者則儀禮篇飲酒賓舉之法是也厥

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

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厥其也其實之明日也獻猶進

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上其時掌反藏

才浪疏厥明至貳之釋曰厥明者謂今日行鄉飲酒之反

曰云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是春官天府職文也引之者欲見天府掌寶物賢能之書亦是寶物故藏於天府云內史副

寫其書者貳副也內史副寫一通文書擬授爵祿案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故使內史貳之退而以

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眾民鄭司

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眾民鄭司



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閨門之內行也  
 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為無杜子  
 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無讀為舞謂能為六舞玄謂  
 和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  
 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  
 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  
 罔之裘序點揚輝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寧復扶又反  
 下猶復同皮射之食亦反樂與音餘矍俱縛反疏退而至  
 本或作瞿音同相息亮反堵丁古反矍支或反鄉射之禮  
 釋曰言退者謂獻賢能之書於王退來鄉內云以鄉射之禮  
 者州長春秋二時習射於序名為鄉射今鄉大夫還用此鄉  
 射之禮云五物詢衆庶者物事也一曰二曰已下是也注  
 以用也至是乎釋曰行鄉射之禮者案今儀禮鄉射云豫  
 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又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堂謂  
 鄉學據鄉大夫所行射禮也豫謂州長春秋二時習射於序  
 司農云和謂閨門之內行也者以其父子主和故和謂閨門  
 之內行也云容謂容貌也者以其容是容儀故知容貌也後  
 鄭不從此義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故後鄭亦不從  
 舞樂今又以和容謂能為樂故後鄭亦不從玄謂和載六德

容包六行也者破司農子春之義案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  
 民教成則興之明此詢者還是三物之內不是三物之外別  
 有和容又且主皮與舞是六藝之內明此和容是六德六行  
 之中在下謂之載和在六德之下故云和載六德云容包六  
 行者在上謂之包容則孝也孝在六行之上故云容包六行  
 必知容得為孝者案漢書高堂生善為容容則禮也善為孝  
 者必合於禮之容儀故以孝為容者也云庶民無射禮者天  
 子至士有大射無射賓射之等庶人則無此射禮故云無射  
 禮也云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案大司馬職大獸公之小  
 禽私之者至禽更與在田之人射則取之則有云主皮主皮  
 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者自上已上張皮侯采侯獸侯庶人主  
 射此皮故云主皮無侯也云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  
 禮樂與者以此三者當之故以主皮和容與舞和容當禮與舞當  
 樂若然三物之中其事一十有八今六德之中唯問和六行  
 之中唯問容六藝之中唯問禮樂獨問此者既貢賢於王其  
 餘則未能盡備故略舉五者以問之六德是其中禮以安  
 之和者六行是其小者故問上之孝者也六藝之中禮以安  
 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男子生設弧於門左射則是男子之  
 事此者人行之急故特言之自餘略而不說又云當射之時  
 民必觀焉因詢之也者案鄉射記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



不注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以其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故得詢此五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已下者此是禮記射義文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鄉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時孔子為鄉大夫鄉射之禮先行飲酒禮故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矍相地名以其臣不得在國射故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者以其鄉內衆庶皆集在射所故云觀者如堵墻云射至於司馬者以其飲酒之禮必立司正於將射變司正為司馬也案鄉射大射司射執弓矢今此云子路執弓矢則子路為司射也云子路出誓者以其衆庶多不可盡與之射故誓去之云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鱣而語者案鄉飲酒之禮一人舉鱣為旅酬始二人舉鱣為無筭爵始射在無筭爵前今誓在無筭爵後者但射實在無筭爵前今未射之前用此無筭爵禮二人舉鱣之法以誓衆庶耳非謂此射在無筭爵後云詢衆庶之儀若是乎者孔子謂諸侯鄉大夫此經是天子鄉大夫引彼以此證此故云乎以疑之

**此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

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

**使民與能人使治之**

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如足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

**疏**

此謂至

釋曰言此謂使民與賢者謂上經賓舉者皆民中舉之還使治民故云此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謂使鄉外與民為君長云使民與能人使治之者謂能者復來人鄉中治民之貢賦

注言是至為治。釋曰云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

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者以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為

都鄙之主或諸侯皆可也以其自有德行道藝故還使之教

民以德行道藝云使民自舉能者因人之而使之治民之貢

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者以其能者德小不可以為大夫諸侯

等故還入鄉中量德大小以為比長鄴長已上之官治民之

貢賦田役於內也云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者禮記云上酌

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故言為政以

順民為本也書曰天聰明已下是尚書答繇篇之文也自用也言天雖聰明視聽既遠不自用己之聰明用民之聰明民之歸者則授之以天位謂若湯武是也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者威畏也天雖明察可畏不自用己之明威用我民明威所叛者則討之謂若桀紂是也云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者但聖人形如枯木心若死灰空洞無我故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引之者證順民為本之意云如是則古



人未有遺民而可為治者天聰明是古老子與此文  
為今皆順民為治故云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也  
歲終

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會計也致事言**疏**

年終至致事。釋曰年終將考其得失則令六鄉之吏州長  
之官皆計會教政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於鄉大夫鄉大夫

以下致與大司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  
農然後考之

憲之於其所治之國**疏**釋曰正歲建寅之月鄉大

考法於司徒正謂受而考量行之故云大詢于眾庶則  
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憲者表縣之也

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大詢者詢國危詢國  
遷詢立君鄭司農云

大詢于眾庶洪範**疏**大詢至於朝。釋曰國有大事必順  
所謂謀及庶民於民心故與眾庶詢謀則六鄉大夫

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其詢謀  
之。注大詢至庶民。釋曰知大詢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

者案小司寇職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  
危已安庶民云國大詢于眾庶而致於朝故知大詢者詢國

危之等此三者皆是國之大事故稱大詢小司寇雖不云大  
大卜云大貞即此詢國危之等也鄭司農云大詢於眾庶引

洪範所謂謀及庶民者彼謀及庶民即大詢於眾庶一也故引為證

國有大故則令民

各守其間以待政令使民皆聚於**疏**釋曰大故謂

災變寇戎之等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  
其間胥所治處以待國之政令。注使民至治處。釋曰二

十五家為間中士為間胥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民雖

令行其將之者**疏**以旌至達之。釋曰國有大事故恐有  
無節則不得通姦寇故使民徵令出人來往皆須得旌

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使過故鄭云  
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鄭司農云二

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疏**州長至之灋。釋曰

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一鄉管五州中大夫  
一人為州長故云州長各掌其州之教也教謂十二教之外

所施政令皆治之。注鄭司至夏州。釋曰二千五百家為

同書卷之二十一



州者雖無正文約則有之案上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又引春秋傳曰已下者案左氏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注云言取討夏徵舒之州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引此者以證有州之義也

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

惡而戒之屬猶合也聚也因聚眾而勸戒之疏正月

之。釋曰謂建子之月一日也各屬其州之民者屬猶合也聚也謂合聚一州之民也而讀法者謂對眾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謂考量

民之六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而勸勉之使之勤脩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民有過惡糾察與之罪而懲戒之。注屬猶至其善。釋曰言因聚眾而勸戒之者謂欲勸戒之必須聚眾故言因聚眾而勸戒之欲其善也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

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

序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之為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會如字注同疏

若以至州序。釋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唯

有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

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也云則屬其民而

讀法亦如之者凡讀法皆因節會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

讀法故云亦如之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者州長因

春秋二時皆以禮會聚其民而行射禮于州之序學中言以

禮者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注序州至

之志。釋曰此知序州黨學者案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為序若鄉則立序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序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序則鄉學也云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者凡禮射皆須存其志意故鄭即引射義曰射之為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釋陳也言各陳己志者謂若射義云凡州之大祭祀射者內志正外體直乃能中之是也

大喪皆蒞其事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疏凡

至其事。釋曰云凡者以其大祭大喪非一故云凡也云州之大祭祀大喪者則非國家祭祀喪事謂州之大祭唯有春



秋祭社也。州之大喪者三公鄉大夫之喪也。云皆蒞其事者。二州長皆臨其事也。注大祭至臨也。釋曰言大祭祀謂州社稷者。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言州社者。若言大社國社之類。又對黨祭。祭族祭醜。故此特言州社也。云大喪鄉老鄉大夫者。以其遠郊之內置六鄉。鄉老與鄉大夫。死不出六鄉。要在一鄉。一州一黨一族一間之內。今據州而言。故云於是卒者也。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爭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致之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疏。若國至賞罰。釋曰言若者不定之辭。若如也。如有國家作起其民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此數事者皆須徵聚其民。州長則各帥其民而致之于司徒也。云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者。州長既致其民。還自領已民為師帥。故還使州長掌之也。注致之至師帥。釋曰云致之於司徒也。者謂州長致與小司徒。小司徒乃帥而致與大司徒。故小司徒職云大軍旅帥其眾庶是也。云因為師帥者。若眾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為師帥也。但在鄉為

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民為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

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

申之。重疏。歲終正如初。釋曰既不言正歲之終。周禮直用反疏之內。直言歲終者。皆是周之歲終也。言則會

其州之政令者。謂會計當州黨正已下。政令文書將以考課也。云正歲則讀教法如初者。以其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於

教令審故又讀教法言如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初者亦當屬民讀之也。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

贊鄉大夫廢興。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疏。三年至廢

州長至三年大案比之日則大考州里者。謂年年考訖至三年則大考之言。大考時有黜陟廢興故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鄭司農云五百家為

黨。又曰關黨童子。治疏。黨正至教治。釋曰言各者一

直吏反族師治令同。疏。鄉有二十五黨。故各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注鄭司至童子。釋曰先鄭知五百家為黨者。以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



為黨故知也引論語者證有黨義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

讀邦灋以糾戒之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數音所角反。

**疏**及四至戒之。釋曰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為也。注以四至

彌數者上文州長雅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

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崇并正歲一年十度讀法者以其

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

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鄭云彌親民者則非直徒解

黨正而已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故鄭摠釋云彌

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春秋祭崇亦如之。蓋亦為壇位如祭社

稷云。崇。疏。春秋至如之。釋曰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

崇敬反。崇。疏。故亦春秋祭崇神也。注崇謂至稷云。釋

曰鄭知祭謂雩崇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法云雩崇祭水旱

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崇之

皆是崇祭水旱神也云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

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官祭日及雩崇祭

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國索鬼神而祭祀。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

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而祭祀謂

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

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

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

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

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鄉

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

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

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

于尊東所謂遵。蜡仕詐反依字作稽為

于偽反隙去逆反本又作卻弟音悌下同

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為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

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為節

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

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為一命已上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

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云一命齒于鄉里者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一命亦天子之臣若有一命之人來者即于堂下鄉里之中為齒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為賓即與之為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為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為賓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若然典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國索至謂遵○釋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至六豆者並是彼文案彼文謂五十者立待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已上邊豆有加故不得邊豆耦而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若然則堂下五十立者二豆而已引之者證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法也云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言尊長養老即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于家內今行尊長養老則是孝弟之道通達于外者也云黨正

社當作射

飲酒禮七者儀禮篇卷並在之日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十七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云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但儀禮未亡之時篇內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事連屬於鄉飲酒義則鄉飲酒義唯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云凡射飲酒者謂州長春秋行社黨正十二月行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此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者證此經一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又引鄉飲酒鄉射記者證二事俱有一命已上觀禮來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既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為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者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眾賢賓客相次以其一命若據天子之國一命為下士若據諸侯之國一命為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固在堂下以其士立于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既言齒于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



東所謂遵者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  
夾之鄉人為鄉大夫來觀禮為鄉人所遵法謂之為遵席位  
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于尊東也云所  
謂遵者所謂鄉射鄉飲酒之遵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  
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為  
賓其次為介其次又為眾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  
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  
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幾必小於鄉大夫等是以  
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鄉三命大夫一命子男之鄉  
再命大夫一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  
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鄉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一  
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  
立于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  
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一命齒于鄉里在  
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于父族父族為賓在堂上則天子再  
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射記云  
大夫與則公士為賓則此黨正飲酒有一命已上觀禮則亦  
以公士為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  
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凡其  
能非正齒位法別為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

**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

**林** 其黨之民。 **疏** 凡其至戒禁。釋曰此一經並是民

祀已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實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  
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督禁之。注其黨之民。釋曰經云凡  
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廣及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

**以其灋治其政事** 亦於軍因 **疏** 注亦於至旅帥。

非眾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  
人則五百人為旅黨正還為旅帥亦如州長因為師帥也

**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疏** 釋曰黨正以

族師以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  
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

大夫致與大司 **正歲屬臣** 讀灋而書其德行道

徒而行賞罰也 **疏** 注書記之。釋曰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  
藝之書記 **疏** 衆庶讀法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書記



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以歲時涖校比也涖臨  
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  
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  
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  
**疏**以歲時涖校比也釋曰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  
也注涖臨至案比也釋曰鄭司農所云者並族師職文以  
其黨正所臨臨族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  
云如今小案比者此舉漢法言及大地亦如之疏釋曰  
小案比對三年大比為小耳  
及至也族師至三年  
大案比黨正亦涖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政事邦政之事鄭  
司農云百家為族

**疏**族師至政事釋曰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以其族  
師主百家各自受法于上而掌其族戒令政事也注

政事至為族釋曰云政事邦政之事者謂國之征役皆是  
也先鄭云百家為族者亦約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  
故知族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  
百家也

**有學者**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  
當為正月吉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

**疏**月吉至學者釋曰此族師亦聚衆庶而讀法因  
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直書德行道藝具言

此云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事有學即六藝也計族師所  
書亦應不異黨正但文有詳略故所言有異但族師親民故

析別而言耳注月吉至邦法釋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  
者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云故書上句

或無事字者則月與上政字連政又為正字故杜子春云當  
為正月吉且族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為正月之吉則與黨正

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春  
法者此義還與經同於義為得後鄭從之故引之在下也

**秋祭酺亦如之**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  
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立謂校人職

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蟪蛄之酺與人鬼之步與  
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

以長幼相獻酬焉酺音步或音蒲校戶教反蟪蛄全反蟪  
覓經反酺與音餘下步與同祭榮敬反本亦作祭下黨祭同  
**疏**春秋祭酺亦如之釋曰族師於春秋祭祀酺神之時  
亦如上月朔讀法也注酺者至酺焉釋曰鄭知酺



者為人物裁害之神者凡國之所祭者皆恐與人物為裁害  
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稷亦為水旱與物為裁害明此亦是  
恐與人物為裁害之神也云故書醜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  
醜者校人職云馬步亦為行步之字而子春破之從醜者子  
春亦無正文直以此經今文為正故依之也玄謂校人職又  
有冬祭馬步者彼是與馬為害故祭之引之者證此醜亦與  
人物為害云則未知此世所為蟻螻之醜與人鬼之步與者  
但此經云醜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蟻螻之  
醜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醜定當何醜故兩言之以  
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云蓋亦為壇位如雲祭云者上  
黨正雩祭鄭云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已疑祭為壇位今  
此文約與雩祭同故言云以疑之云族長無飲酒之禮者案  
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  
皆得官物為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為禮故云族無飲酒禮  
也云因祭醜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者鄭必知因祭醜  
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尺曾子曰周禮  
其猶醜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為醜旅酬相酌似之也即引  
明堂禮乃命國釀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釀法釀即合錢飲  
酒以不得官酒以邦比之澮帥四閭之吏以時屬  
故須合錢耳

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

癡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登成也疏以邦至

釋曰云以邦比之法者案比之法國家有常故據其常法以  
案比之故云以邦比之法也云帥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  
閭胥皆中士又有二十比比長皆下士是帥四閭之吏也云  
以時屬民而校者謂屬聚其民而校比之也云登其族之夫  
家眾寡者夫家即男女也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  
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若然則六口為中七口已上為  
眾五口已下為寡云辨其貴賤老幼者貴謂卿大夫賤謂占  
賣國之斥幣販易之人也癡疾謂癡於人事疾病若今癡不  
可事者也云可任者謂若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  
及六十五皆征之則可任也者及其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  
駕牛馬輦人攬行皆辨之也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

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  
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以相葬埋。相共猶相救相賙。葬如字。劉疏五家至

釋曰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又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在

家為有五家為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為聯相管之法今云十

家為聯者在軍之時有十人為伍本出於在家故并二比

為十家為聯擬入軍時相共故覆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明

是在軍法耳云四間為族八間為聯者張逸問族百家安得

有八間鄭答并之為聯耳若然亦如二比為聯之類也云使

之相保者謂相保不為愆負云相受者謂宅舍有故相受寄

託云刑罰慶賞相及者案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

之說門內尚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

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

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錯。注相共

至相賙。釋曰案大司徒職云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

州使之相賙此所戒勅亦與彼同故引為證也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

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

治令戒禁刑罰亦於軍因疏若作民而師田行役

則合其卒伍者族師主百家家出一人即為一卒卒長還使

族師為之故鄭云亦因為卒長也云簡其兵器者在軍即有

才郎反埋本或作狸莫皆必

釋曰先鄭知二十五家為間者以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間故

知間二十五家也而云各掌其間之徵令者徵令即下文歲

時以下之以歲時各數其間之眾寡辨其施舍

事是也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

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祭謂州社黨祭族酬

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眾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故書既為暨杜子春讀政為征暨為既。數色主反政役如字杜音征會如字。疏以歲至恤者。釋曰言下會同暨其器反又斤乙反。云各數其間之眾寡者間胥各自數當間之內戶口多少云辨其施舍者亦謂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指征之已外施舍不役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者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及役政與王家喪紀間胥皆為之聚眾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法者上族師已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間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眾庶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間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注祭祀至為既。釋曰知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醜者以其黨鄉之內所有祭祀無過此三者而已故知義然也云役田役也者上文師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但田是國之常事田重於功作此文不云田故知役是田役也知政是州射黨飲酒者政與上祭祀連文聚眾庶故知若州射及黨飲酒也云喪紀大喪之事也者此大喪王之喪也知者以其聚眾庶明非上州之大喪故以王之喪解之。凡事掌其比。

釐撻罰之事

釐撻者失禮之罰也釐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撻扑也故書或言釐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釐撻罰之事。釐古橫反撻吐達反扑普卜反。疏非一事至之事。釋曰言凡飲酒有失禮者須罰之故云凡事云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云釐撻罰之事者凡有失禮者輕者以釐酒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釐撻罰之事。注釐撻至之事釋曰鄭知釐用酒者以其古者失禮之罰罰用酒又知其爵以兕角為之者見詩云兕觥其觶故知用兕牛角為釐爵也云撻扑也尚書云扑作教刑孔云扑榎楚故知此撻亦扑也云故書或言釐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釐撻罰之事者子春之意以釐罰在之上於義為切故從經為正者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衰則相及。衰猶惡也。治直吏反。疏比長至相及。五家下土為之家數雖少亦有治法故各掌其比之治云五家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云相和親者案尚書云爾室不睦爾唯和哉五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臯奇衰則相及者五家有罪惡則連及欲使不犯故注云

奇衰則相及

衰猶惡也。治直吏反。疏比長至相及。五家下土為之家數雖少亦有治法故各掌其比之治云五家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云相和親者案尚書云爾室不睦爾唯和哉五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臯奇衰則相及者五家有罪惡則連及欲使不犯故注云

有臯奇衰則相及者五家有罪惡則連及欲使不犯故注云



哀猶惡也。徒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徒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疏曰：徙于至授之。釋所處之吏，明無罪惡。便婢面反。疏曰：五家之內，人有不便其居，須徙者，則使伍長從而授之。注：徙謂至罪惡。釋曰：云徙謂不便其居也者，古者三歲大比之年，民有願於本居之處不便，則任民遷徙。故云不便其居也。周法遠郊百里內，并國中，共為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當鄉之內。言或國中之民出徙郊者，先徙近向遠。釋經：徙于郊之文也。云或郊民入徙國中者，卻釋經：徙于國中之文也。云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有罪惡，則下文無授無節。園土內之，其人私逃，有何付授之也。今伍長自往付授，明無罪惡，直是不便其居耳。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徙于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疏曰：若徙至行之。釋曰：上經長送付彼吏，今此經言徙于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為旌節乃行之。注：徙於至乃達。釋曰：言徙于他，對上經直言國中及郊為鄉內，此言徙于他，明是出居異鄉也。云授之者，有節乃達者，鄭欲見上經鄉內徙者，有授無節，此徙外鄉，非直有

授兼亦有節，乃可行。故鄭言此有節亦若無授無節，則授之者也。此節即道路用旌節一也。

### 唯園土內之

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園土者，獄城也。獄必園者，規

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也。疏若無至內之。釋曰：摠

閉於出之。呵呼何反。又音何。疏結上二經，故鄭云鄉中

無授，出鄉無節，此皆罪人故當唯園土內之也。注：鄉中至

出之。釋曰：上釋出鄉有授兼節，此注釋鄉中無授出鄉無

節，以出鄉空有節而全無授者，以其出鄉雖兼有授，直舉有

節，似對鄉內有授何妨，有節兼有授也。若直有節而無授，何

以分別罪惡之人云。過所則呵問繫之。園土考辟之者，若不呵問窮詰

所過之官司見即呵問之，必知有呵問之者，若不呵問窮詰

則虛實難明，故知呵問也。繫之園土考辟之者，謂繫在獄中

辟法也。考量以法推問，無授無節之由也。云園土者，獄城也。獄必園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者，案禮記深衣有規矩權衡，規配東方，仁矩配西方，義斷使合宜，仍以仁恩閱念求得。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園也。

### 封人掌詔王之社壇

為畿封而樹之

及墉墉



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注封人至樹之。釋曰云掌設

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注王之社壇者謂王之社三

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壇皆設置之直言壇不云壇舉外以

見內內有壇可知也云為畿封而樹之者謂王之國外四面

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

而為阻固故云為畿封而樹之注壇謂至細也。釋曰壇

謂壇及壝均也者壝均即壝經不言壇故鄭兼見之也云畿

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者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云不

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者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

言社不言稷故解之案孝經緯社是五土摠神稷是原隰之

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

故言社不言稷也稷既是原隰之神但原隰宜五穀五穀不

可遍敬稷又為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孝凡封國設

經注直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凡封國設

**其社稷之壇封其四壝**疏立其國之封疏凡封至四

言凡封國者封五等之國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設其社稷

之壇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

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壽以黃土苴以白茅

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云

封其四疆者諸侯百里以上至五百里四邊皆有封疆而樹

之故云封其四疆也注封國至之封。釋曰封國建諸侯

**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疏釋曰云造都邑者謂大

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故云令社稷之

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為社

以報本反始也唯為于僞疏令社稷之職。釋曰春秋

反下同。單音其乘繩證反疏祭社皆有職事令之者使

各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注將祭至始也。釋曰言將

祭之時者春秋祭社日皆用甲未祭之前令諸有職事于社

稷者也云唯為社事單出理者單盡也盡往助祭于州長此

據六鄉之中又云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畢亦盡也國人盡



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一成成百井九百夫一井之地九夫八家各治一夫自入其治一夫稅入於君以其粢盛而祭社故云丘乘其粢盛也云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社稷爲土神是民之本句龍后稷是民之始反亦報也命民共之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引之者證祭社各有職事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絛其其水橐**

牛也絛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楳狀也水橐給殺時洗薦牲也絛字當以豸爲聲。楅音福爲本又作紉持忍反橐古老反清如字又才性反著直略反令力呈反抵

**疏**凡祭至水橐。釋丁禮反楳音加沈一音瑕豸直氏反

故須設楅于角牽時須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絛當牽行故亦置之于鼻也須洗薦牲體故其其水橐也。注飾謂至爲聲釋曰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者司農意以衡爲持故云所以楅持牛以楅衡其一物解之與子春同後鄭不從之矣

云絛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者若然自漢以前皆謂之絛案禮記少儀云牛則執紉紉則絛之別名今亦謂之爲紉也云皆謂夕牲時也者但夕牲在祭前之夕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時而言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者子春意楅衡唯設于角與司農義同後鄭亦不從也玄謂楅設于角者楅者相楅迫之義故知設於角云衡設於鼻者衡者橫也謂橫木於鼻今之馳猶然故知設於鼻破先鄭子春之義云如楳狀者漢時有置于犬之上謂之楳故舉以之爲泥衡者也云水橐給殺時洗薦牲也者其牛將殺不須飼之又充人已飼三月不得將殺始以水橐飲飼水所以洗牲橐所以薦牲故雙言洗薦牲也云絛字當以豸爲聲者爾雅有足曰豸無足曰豸但牛紉以麻爲之從絲爲形以

**歌舞牲及毛炮之**

豸爲聲故云絛字當以豸爲聲

**豚**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飲神也毛炮豚者爛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入珍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膷。炮薄交反

**疏**歌舞至之豚。釋曰言燭似鹽反去起呂反膷徒忍反

時封人隨後歌舞云博碩肥膷也云及毛炮之豚者謂造炮豚之時則爛去其毛以炮之也。注謂君至肥膷。釋曰案



禮記祭義云君率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是君率牲人時也云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者解封人隨牲後歌舞之時節及使神歆享之意云毛炮豚者爛去毛而炮之者經直云毛炮恐人以并毛炮之案禮記內則有炮豚炮皆編萑以苴之塗之以瑾塗執乃擘去之彼雖炮亦不言去毛炮之鄭知去毛者辨豚之毛於牲無用空以汗損牲體故知凡炮者皆去毛也云以備八珍者彼內則八珍之中有炮豚此炮豚與彼同故知此炮豚以備足八珍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搏頌肥豚者此左氏相公傳隨季良之辭彼云奉牲以告曰博頌肥豚引之者證封人歌舞牲時有此辭也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大盟會同之盟

**疏**  
凡喪至牛牲。釋曰言凡此下四事王之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等皆有牲牢賓客有殺牲之者唯據致殯及饗饋饗食皆有殺牲之事軍旅殺牲者謂饗獻軍吏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摠云飾其牛牲也。注大盟會同之盟。釋曰案覲禮及司儀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王皆為壇于國外行盟誓之法故鄭依而言焉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

**軍旅以正田役**  
音聲五聲合和者  
**疏**  
鼓人至田役。釋曰言掌教者必教他官案眠

瞭職發首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下又云掌大師之縣鼗愷獻亦如之雖不云擊鼓上下文參之其五鼓是眠瞭擊之則此所教者當教眠瞭也其晉鼓當教鐃師故其職云掌金奏之鼓此文云以晉鼓鼓金奏故彼鄭注云主擊晉

鼓是也又云六鼓四金之音聲者六鼓四金與音聲和合故連言音聲也云以節聲樂者下云雷鼓靈鼓路鼓晉鼓皆是也

以和軍旅者下云以鼗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下云以鼗鼓鼓役事是也田獵所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

案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此一經是與下文摠目之語也。注音聲五聲合和者。釋曰案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私則五聲須

鼓乃和故鄭云五聲合和者鄭不解音者單出曰聲和比曰音音聲相將之物故釋五聲

則含得音故不重云音也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  
為教

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  
**疏**  
注教為至之事。釋曰鄭其聲所用之事。別彼列反



之數者則雷鼓八面之等云而辨其聲用鄭云又別其聲以所用之事則下文雷鼓及四金聲之所用各不同是也

**雷鼓鼓神祀** 雷鼓八面鼓也 **疏** 以雷至神祀也 釋曰宗廟稱享案下靈鼓鼓社祭又案大司樂以靈鼓祭澤中之

方丘大地祗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祗無問大小皆用靈鼓則此雷鼓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雷鼓也 注雷鼓至神也

釋曰鄭知雷鼓八面者雖無正文案韞人為阜陶有晉鼓鼓鼓皐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

鼓祭地祗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祗宜八面故知 **以靈鼓鼓社祭** 靈鼓六面鼓也 **疏** 以靈鼓鼓

義然也 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摠曰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摠

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祗其實 **以路鼓鼓鬼享** 路鼓四面

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祗其實 **以路鼓鼓鬼享** 路鼓四面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也

享宗廟也 享許丈反 **疏** 以路鼓鼓鬼享 釋曰案大司馬劉虛讓反牛人職同

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享先公為次祀祭殤為小祀皆用此路鼓以其天神地祗大小同鼓故也 **以鼗**

**鼓鼓軍事** 大鼓謂之鼗 鼗鼓長八尺 鼗扶云反 **疏** 以鼗鼓鼓軍事 釋曰案大司馬云

春執鼗鼓鐸王執路鼓 諸侯執鼗鼓 軍將執晉鼓 鄭注云王不執鼗鼓尚之於諸侯門社軍以鼗為正無妨兼有路鼓晉鼓

之等也 注大鼓至八尺 釋曰云大鼓謂之鼗是訓鼗為大此唯兩面而已而稱大者此不對路鼓已上以其長八尺

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為 **以鼗鼓鼓役事** 鼗鼓長丈大耳 鼗鼓長八尺 韞人文

音 **疏** 以鼗鼓鼓役事 釋曰案詩云鼗鼓弗勝鄭云鼗者但起役止役皆用鼗鼓兩處義得相兼耳 注鼗鼓長丈

二尺 釋曰丈二尺 韞人文 此既丈二尺大於鼗鼓不得大名但鼗鼓長八尺尚對晉鼓為鼗明鼗鼓亦 **以晉鼓鼓**

大可知 不可同名為鼗故別以鼗鼓為號也 **以晉鼓鼓** 金奏 晉鼓長六尺六寸 金奏謂 **疏** 以晉鼓鼓金奏 釋

故鍾師以鍾鼓奏九夏 鄭云先擊鍾次擊鼓 金則鍾也 奏則擊也 則是擊鍾後即擊鼓 故云晉鼓鼓金奏 注晉鼓至編

鍾者 案磬師云擊編鍾 鄭注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 鍾有不

鍾者 案磬師云擊編鍾 鄭注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 鍾有不

鍾者 案磬師云擊編鍾 鄭注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 鍾有不



編不編者鍾師擊之若然則磬師擊編鍾鍾師擊不編鍾又  
案鍾師云掌金奏之鼓鄭注云主擊晉鼓則此晉鼓和金奏  
但鍾之編與不編作之皆是金奏晉鼓皆和之矣鄭唯言編  
鍾據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亦以晉鼓和之故鍾師云以鍾  
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是以金錙和鼓也錙錙于  
不編之鍾亦有鼓鼓即晉鼓也  
確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疏曰以金錙和鼓也錙錙于  
○錙音溥確音對本又作椎直追反疏曰謂作樂之時以  
此金錙和於鼓節也○注錙錙至相和○釋曰錙錙于也者  
錙于之名出于漢之大予樂官并云其形圓如確頭大上小  
下並出彼文而知之又云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此金錙不見在軍所  
之案下三金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此金錙不見在軍所  
用明作樂之時與鼓相和故云和鼓也  
相和故云和鼓也  
馬職曰軍行鳴鑼○疏以金至節鼓○釋曰此謂在軍之時  
鑼直用反錙音征○疏以金至節鼓○釋曰此謂在軍之時  
至鳴鑼○釋曰鄭云鑼征也者案詩有錙人伐鼓就而解之  
彼注錙以靜之此解以為軍行所用不同者義亦一也以其  
動靜俱用故也云形如小鍾者亦據漢法而言也云軍行鳴鑼對  
之以為鼓節此依大司馬文而釋故引彼文云軍行鳴鑼對

上金錙作樂為節案  
彼是公馬所執也

### 以金鏡止鼓

鏡如鈴無舌有秉執  
而鳴之以止擊鼓司

馬職曰鳴鏡且卻○  
鏡女交反秉疏

### 疏

以金鏡止鼓○釋曰  
此案春秋左氏傳曹

兵政反本又作柄下  
同卻起略反疏

### 疏

此案春秋左氏傳曹  
不聞金矣是進軍之  
時擊鼓退軍之時鳴

卻○釋曰云鏡如鈴  
無舌者亦約漢法而

知也云有秉執而  
鳴之者案大司馬云

卒長執鏡故知執而  
鳴之也又引司馬

職鳴鏡且卻者欲見  
軍卻退

### 以金鐸通鼓

鐸大鈴也振  
之以通鼓司

時鳴之是止鼓時所  
用也

### 疏

以金鐸通鼓○釋曰  
此是金鈴金

馬職曰司馬振鐸○  
疏舌故曰金鐸在軍

所振對金鈴木  
舌者為木鐸施令時

所振言通鼓者兩司  
馬振鐸軍將已下

即擊鼓故云通鼓也  
注鐸大至振鐸○釋

曰鐸大鈴亦約  
漢法知之引司馬職

者案彼兩司馬  
凡祭祀百物之神

### 鼓兵舞帔舞者

秉皆舞者所執○  
帔音佛劉音弗疏

凡祭祀百物之神也  
云鼓兵舞帔

凡祭至舞者○釋曰  
上文神祀社祭鬼享

文局不及小神故  
此更廣見小神之事

故云凡祭祀百物之  
神也云鼓兵舞帔







者亦莊二十五年傳辭彼傳云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議其為大水用鼓引之證其日月得有用鼓法春秋不記救月食者但日食是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記之月食是陽侵陰君侵臣之象非逆事故略

**大喪則詔大僕鼓**  
始崩及**疏**  
注始崩不記之也

也。釋曰案大僕職云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是鄭所據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  
**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帔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為聖或為義立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

○膜呼但**疏**  
舞師至之事。釋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反聖音皇

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入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但早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

**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  
○注羽析至如帔。釋曰但羽舞用白羽帔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帔也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連百物則四方不止四望也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云旱暵之事謂雩也者春秋所云雩者皆釋旱又祭法云雩祭水旱故知旱暵謂雩祭也云暵熱氣也者以其旱時多熱氣又此暵字以日為形以漢為聲省故知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象羽舞者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為首服故以此皇為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矣云書或為聖或為義者禮本不同故或為聖或為義皆不從之矣立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為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制亦如帔舞若

**凡野舞則皆教之**  
然帔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  
凡野至教之。釋曰案序官舞徒四十八欲學舞者**疏**  
其數有限今云皆教之者數雖四十餘者有能學皆教之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小祭祀王立冕以待其闕耳



也。疏注小祭至祭者。釋曰案上文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又案司服云羣小祀則玄冕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帔舞。而云不與舞者。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官中七舞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二

二月二十日讀此卷

志圖圖

而精嘉萬二千書  
用六經樓藏中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州周澍榮

周禮注疏卷十二按勘記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二

鄉大夫

若今癘不可事者

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癘作廢當由臆改

案韓詩外傳

盧文弨曰外衍字

敬所舉賢者能者

嘉靖本敬作賓非惠按本亦一作賓云余本仍作敬

以禮賢者能者賓客之舉

閩本同此本舉字剝擠蓋本作賓客之無舉字監毛本改

作賓客舉之非

其身有道藝

惠按本上有以字此脫

故書舞為無

九經古義云古無武同音又武舞通禮器誤有武方注云武當為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



主皮馬融注用此文作五日與武漢武梁祠堂畫象秦武陽今史記作秦舞陽

必知容得為孝者

閩監毛本知誤和

射則是男子之事

惠校本無則此衍

鄉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之禮

此鄉大夫當作鄉大夫

則令六鄉之吏州長之官

惠校本作州長已下此誤

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閩本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無之字國字下屬與賈疏合余本衍之字

唐石經於其所下損闕三字以字數計之當有之字監本刊落之字而誤併去國字石經考文提要無之字云從宋附釋音本周禮句解

知大詢詢國危

閩監毛本知誤如

一曰詢國危已安庶民云國大詢于衆庶而致於朝

宋本

州長

作一曰詢國危已下此亦云國大詢于衆庶而致於朝閩監毛本已改以於朝改于朝非唐石經已作於朝

教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

閩本同監毛本教謂十二之下有教

云治政令之法者謂十二教共十二字當由臆增○按監毛本是他本誤也賈意於經教字一逗然黨正云政令教治則賈讀非也

唯有歲之二時春秋耳

惠校本作唯謂此誤

此知序州黨學者

補鐘云此知字疑誤割

則帥而致之

唐石經諸本同余本致作置誤

黨正

二年七度讀法者

閩監毛本七誤計



鄭知祭謂雩禱水旱之神者惠按本祭下有禱此脫

壹命齒于鄉里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壹作一非

見孝悌之道也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悌作弟案釋文及賈疏引注皆作孝弟加心旁者俗

字

比鄉民雖為卿大夫余本閩本同宋本嘉靖本比作此監本作比鄉民雖為卿大夫毛本作此

鄉民雖為鄉大夫案賈疏引注作此鄉民雖為卿大夫作比及鄉大夫者誤也

民內有為一命已上惠按本一作壹此非下並同

禮年六十已上惠按本同閩監毛本已作以非下文有一命已上觀禮同

以其一命毛本一字空缺惠按本作壹

年幾必小於卿大夫等案幾疑歲之誤。按年幾即今俗語云年計唐人語已如此

掌其戒禁唐石經諸本同岳本毛本戒禁誤倒

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浦鐘云上疑與字誤

州長又致與卿大夫閩監毛本作鄉大夫此誤下同

以歲時涖校比唐石經諸本同毛本校收校注及下同五經文字手部云按經典及釋文或以為比校字

字書無文。按以夏官校人注律之則經當作校注當作校

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宋本岳本作廢疾

族師未本周禮疏卷第十三

釋曰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惠按本下有者此脫

各自受法于上毛本子作如如蓋於之訛

黨正直書德行道藝具言浦鐘云直疑所字誤



則月與上政字連 毛本字誤事

且族師親民讀法宜敷 惠按本且作但此誤

則與黨正同 按黨正字乃州長之誤

則未知此世所云蝮螟之醜與 監本未誤不毛本蝮螟

亦為水旱與物為裁害 惠按本物上有人此脫

直以疑之今此為正 閩本正作醜餘與此同監毛本改

云則未知此世所為蝮螟之醜與 惠按本為作云此誤

癘疾謂癘於人事疾病 閩監毛本癘皆改廢。按賈云

作廢字乃賈之誤耳說文云癘固病也

則可任也者 閩本同監毛本改作者也

以相葬埋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埋本或作貍案經當用狎字

門內尚否 惠按本同司罰監毛本改作尚寬非

故鄭云亦因為卒長也 惠按本云作言

閭胥

以勅戒之 嘉靖本監本毛本同朱本勅作勅閩本作勅

故書既為暨 漢讀考作故書暨為既下作杜子春讀既為

改注誤甚。按注以及訓暨則段玉裁是既不訓及

以贖罰在之上 朱本同疑贖當衍閩監毛本增作贖擿

故從經為正者也 朱本無者此衍

比長



民有願馱於本居之處閩監毛本馱改厭。按所改非也。以字義則馱飽馱倦是一字。

惟馱飽斯馱倦也與厭字義各殊

卻釋經徙于國中之文也閩本同監毛本卻誤欲。據當作卻俗作却經文先國中

後郊注則先郊後國中故云却

則呵問葉鈔釋文作則荷嘉靖本呵字刻改蓋本作荷

閱於出之諸本同言所憐閱在於出獄也浦據疏語改作閱念非

封人

但獄斷獄之法閩本同監本刻刊上斷字毛本無上獄字

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宋本無乎此衍

共其水稟唐石經宋本同宋本載音義及葉鈔釋文皆作稟下從木岳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及通志堂釋文作

稟下從禾注及疏準此

此義

飾謂刷治潔清之也嘉靖本潔作絜。按此古飾字正解說文云飾刷也。今人多昧於

凡祭至水稟閩監毛本稟改稟下並同

楅者相福迫之義案福迫當為逼迫

漢時有置于犬之上謂之楅漢制考此句下有音加二小字當亦賈疏本文

故舉以之為況衡者也閩本刻改以之作之以監毛本從之非也案為字疑衍

鼓人

賓客有殺牲之者浦鏗云之當衍字

案眡瞭職發首云宋本首作言



下云以鼗鼓鼓役事是也

惠按本作鼗鼓此誤

則田鼓當與軍事同

宋本同閩本刻改事作士監毛本承之

和比曰音

閩監毛本作雜比

以雷鼓鼓神祀

唐石經諸本同余本上作鼓下作鼓非下同按宋人鐘鼓作鼓鼓擊作鼓誤認說文支部之錄切之鼓為擊鼓妄改經典取為紕繆

則禘祫鼓四時

浦鍾云及誤鼓據儀禮通解續按

門社軍以鼗為正

惠按本門社作則在此誤

以鼗鼓鼓役事

說文鼓部鼓字下引周禮作皐鼓

謂樂作擊編鍾

葉鈔釋文作編鐘

釋曰凡作樂則先擊鍾

監本釋誤鄭惠按本則作皆此誤

並出彼文而知之

惠按本及漢制考下有也此脫

無舌有秉

釋文秉本亦作柄案秉古柄字

帔五采繪

惠按本帔下有析此脫

昏鼓四通為大鼗

說文音部云鼗夜戒守鼓也从壹蚤聲禮昏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戒晨

且明五通為發明讀若戚案此注云鼗夜戒守鼓也向許說說文壹鼓異部彊字從壹蚤聲今禮經注釋文皆從鼓作鼗訛戒晨今注作晨戒誤倒當從此所引大鼓為大鼗之誤發明為發响之誤當從禮注按正

動且行 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且作且賈疏亦作且字案上夜鼓鼗注云且明五通為發响故此以軍動為且行也動即行而云且行恐誤

鄭云動且行

閩監毛本同惠按本且作且

則非只兩面之鼓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只改止



聲大異者惠按本作聲大異言聲大異者此脫

舞師閩監毛本師誤帥

皇舞蒙羽舞書或為望漢讀考作望舞蒙羽舞書或為皇

不得舞宗廟之耐毛本舞誤武監本宗字空缺閩本耐字實缺是也

以漢為聲者宋本作聲省此誤

皇舞象羽舞者惠按本象作蒙此誤

若宮中七舞之等則無舞浦鐘云七祀誤七舞

周禮注疏卷十二按勘記終

南昌表泰開按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三

國朝定

鄭氏注 賈公彥疏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其祭祀之牲

牲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牲純也玄謂牲體完具蕃音煩牲音全疏牧人至牲牲○釋曰

云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者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言使

肥盛蕃息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

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

祀故云以其祭祀之牲牲也注六牲至完具○釋曰案爾

雅所釋六畜有馬牛羊豕犬雞故鄭依而釋之案膳夫供六

牲鄭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則此云牲亦據將用為

言也司農云牲純也後鄭不從者尚書云犧牲對犧不得為純色其純下文毛之者是也故玄易之云牲體完具也

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

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



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為幽幽黑也

凡陽至毛之○釋曰言凡與下陽祀陰祀望祀等為凡故云

凡以廣之也○注駢牲至宗廟○釋曰駢牲知是赤色者見

明堂位周人駢剛檀弓云周人牲用駢周尚赤而云用駢故

知駢是赤也云毛之取純毛也者對下文云龍是雜色則此

經云毛之者皆是取純毛也云陰祀祭地比郊及社稷也并

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者但天神與宗廟為陽地與社稷

為陰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圓上方澤下云牲

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具五與唯唯牲用蒼用黃四時迎五方

天帝又各依其方色牲則非此駢牲黝牲惟知案郊特牲云

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

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其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駢是南郊

用駢也檀弓云殷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時赤也據此而言

則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用駢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

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于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

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

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不從先鄭陽祀春夏迎氣牲各隨方之色

時同用駢夏至祭地方澤牲用黃春夏迎氣牲各隨方之色

明不得同用駢故不從也又知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與

疏

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

凡時至牲物○釋曰時言凡者山川已下非

以下至四

方百物

色是隨其方色下用龍是雜色則此牲物者非方非雜雖

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得

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注

時祀至百物○釋曰知時祀是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者案

司服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上文云天地

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而祀

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唯據地之時祀

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

凡外祭毀

事用龍可也

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

書毀為縣龍作龍杜子春云縣當為毀龍

當為龍龍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龍

亡江反貉莫霸反縣丘例反副普遍反辜音孤禳如羊反

凡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之也○注外祭至之屬○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上文外神之中巳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巳盡此  
 別言外祭則外祭中雖有表貉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  
 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  
 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  
 云犬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  
 云龍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龍中有黃色者用之不  
 必純注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子春之  
 下不言立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禴辜祭四方百物  
 而引九門磔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禱是禱  
 祈除殃咎非常之祭用龍之類故引以為證也  
**凡祭祀**  
**其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  
 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疏**凡祭至繫之○釋曰牧人  
 雞憚其為犧○憚特且反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  
 人繫養之故云凡祭祀其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注犧牲  
 至為犧○釋曰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云犧牲不云牲則惟  
 據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牲未必純犧若犧  
 則兼牲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云授充人者當殊養之者牧  
 人之牲未用祭者撝在一處不殊今將以祭者則殊別繫養  
 之云周景王時者此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

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又云賓孟適郊見雄雞  
 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遠歸告王且曰雞其憚  
 為人用乎人異於是注犧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為君彼  
 直云自憚其犧不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之者證犧是純色  
 之意**凡牲不繫者其奉之**  
 謂非時而祭祀者○**疏**注謂非至  
 也○云不繫者謂若上文凡外祭毀  
 事用龍可也是非時而祭祀者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公猶官也**疏**

牛人至政令○釋曰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者政  
 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也○注公猶官也  
 釋曰訓公為官者恐有公君之嫌但王家之牛若公廨之牛故須訓公為官是官牛也  
**凡祭祀其**

**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

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立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  
 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  
 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為穢穢謂之棧可以繫牛穢人者謂  
 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職戚音特或餘式反劉之式反注機同  
**疏**凡祭至芻之○  
釋曰云凡祭祀

者祭祀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云享牛者謂正祭之牛云求  
牛者謂釋祭之牛云以授職人而芻之者謂授充人繫養者  
也○注鄭司至養之○釋曰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  
者若以此為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  
正祭而云前祭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為齊時所食齊則十日  
不應惟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於  
鬼神所求福之牛也者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其奉之謂非時  
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非時祭者故後鄭  
亦不從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者以其宗  
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享是正祭可知破先鄭為前祭一  
日之牛也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者今日正祭  
于廟明日釋祭在門外之西室故鄭云孝子求神非一處以  
解求牛為釋祭之牛也故郊特牲云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  
與是名釋祭為求也云職讀為機者凡官皆有職直云職人  
無所指斥但職機聲相近誤為職故讀從機充人置機入地  
之時機機然作聲故以聲名其官也云機謂之杙者爾雅釋  
宮文郭注云際也云機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者與疑辭疑之  
者凡牲堪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

人充人乃繫養之今若即以機人為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  
人而言之明先主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之耳云牛人  
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者鄭自言養  
之者則養者之中還兼有牧人充人也  
**凡賓客之事**  
其其牢禮積膳之牛  
用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  
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云殷膳  
太牢○積子賜反注同殮音孫  
諸侯來朝兼有臣來聘皆其牢積禮膳之牛也○注牢禮至  
太牢○釋曰鄭知牢禮殮饗者此一經皆謂致與賓客者下  
云饗食是速賓之禮也案大行人掌客皆云上公殮五牢饗  
餼九牢五積侯伯殮四牢饗餼七牢四積子男殮三牢饗餼  
五牢三積積之多少各視殮牢其膳則五等諸侯皆大牢故  
云牢禮殮饗也云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者謂行道之用遺人  
所云者是也又引司徒職曰王國五積者據上公而言也云  
膳所以間禮賓客者謂賓客未去之間致禮也又引掌客云  
殷膳大牢彼注云殷中也中  
**饗食賓射其其膳羞**  
間未去即是間禮賓客也

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  
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食音嗣  
之牛



下文同審民狄。反折之設反。疏。饗食至之牛。釋曰饗者亨大半以飲。

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

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

也。注差進至猶此。釋曰引燕禮小臣請執筓者與差膳。

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者案燕禮立賓後公卿大夫升就。

大之冪也方罍無冪羞膳者羞於公謂庶羞云云至主人。

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

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王與賓饗及賓射設俎時節及。

設人無文故云王之膳羞亦猶此也若然饗食有牛俎至於。

射禮天子諸侯皆先行燕禮其牲猶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

雖用燕禮直取一獻之禮未旅而行射節其用牲則左傳云。

公當饗雖然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軍事。

羞也不言正俎之牛者據庶羞而言其實兼正俎矣。軍事。

其其槁牛。鄭司農云槁師之牛。疏。軍事其其槁牛。

枯槁之賜牛謂之槁牛也。注鄭司至之牛。釋曰案左氏。

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

乘韋先牛十二槁師雖非已之軍。喪事其其奠牛。般。

師亦是槁師之牛故引以為證也。喪事其其奠牛。般。

奠遣奠也喪所薦饋。疏。未葬已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

神前故謂之為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

殷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

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耳故鄭云謂殷。凡會同軍。

奠遣奠也鄭云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凡會同軍。

旅行役其其兵軍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

器。率後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疏。凡會至。



其牛牲之互與其益簋以待事鄭司農云互謂福衡之屬益簋皆器各益所以

盛血簋受肉籠也立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互劉音護徐音牙簋音奈劉魯討反盛音成縣音玄

司至肉格釋曰先鄭上文福衡共為一物後鄭已不從合以互與福衡其一彌不可立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其義可

知但祭祀殺訖即有薦爛薦孰何得更以肉縣于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縣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

以縣肉也故詩云或剝或烹或肆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

之二三月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疏充人至三月

掌繫祭祀之牲牲者但祭祀之牲皆體牲具故以牲言之也云祀五帝者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牲則摠養天地宗廟之牲

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注牢閑至氣成釋曰云牢閑

也者核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為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是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云必有閑者防禽

獸觸齧者案春秋有郊牛之口傷斃鼠食其角自外恐更有食獸觸齧故鄭摠云焉云養牛羊曰芻者此經云繫于牢芻之

惟據牛羊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

休云滌官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天牲是其三月之義也享先王

亦如之疏享先王亦如之釋曰上經天地外神已別

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散祭祀謂司

也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疏凡散至養之

養之使守門者養之散素但反注同之牲直言繫于國門使養之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內而已

不必三月也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牲則不必三月其諸侯祭祀養牲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注云

遠牛羊豕近犬雞之屬則諸侯祭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注散

祭至養之釋曰鄭知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見上文陽祀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司命

別云凡時祀用牲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司命



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也故知散祭  
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云國  
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二門而云司門之官者摠官首  
及府史胥徒今養牲者是十  
而鄭云使守門者養之是也  
先鄭云使守門者養之是也  
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  
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  
近附近疏注鄭司至近文  
之近疏不從者若其選  
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  
從立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者  
者以其天子禮亡故舉以言  
前之夕夕牲時云舉獸尾者  
近之者彼謂士禮引碩牲  
證天子法故云近之碩牲  
故奉牲以告疏碩牲則贊  
曰博碩肥臚疏祭時言碩  
幣而從皆云博碩肥臚此充  
而牽之疏注贊助至肥臚  
釋曰鄭知有君牽牲者見祭義

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天子亦當然又引春秋傳者  
此春秋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隨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  
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  
又云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  
吾牲牲肥臚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臚謂民  
力之普存  
是其事也

### 地官司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瀆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

政令疏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

載師至政令釋曰此經與下經為目言任土之法者任謂

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即下經云廛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

云以物地事者此文還於任其力勢而物色之知其種植所  
宜何種云授地職者既知地勢所宜而授有職事於地者云  
而待其政令者謂因其職事使出賦貢即下經園廛二十而  
一以下是疏注任土至職之釋曰云在土者任其力勢所



能生育者力勢生育即下文物色是也云且以制貢賦也者地勢所能生育本以字民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因民九職以制貢故云且以制貢賦也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故云厥賦唯上上之等也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此言出於孝經緯故孝經緯授神契云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山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所宜處多故鄭云之屬也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布種所宜故二處皆云物地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既物地知所宜須有職事案大宰職九職皆主營地以出貢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亦主地以出稅故知授地職中有此農牧衡虞之等但九職中略舉農牧二者案小司徒職云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彼守職文具故彼鄭注守謂衡虞職謂九職此經無守惟有地職故鄭以塵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地職中兼見衡虞之守也以塵里任國中之地以場

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

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

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故書塵或作壇郊或為蒿稍或作削鄭司

農云壇讀為塵塵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玄謂塵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塵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下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



王子弟所食邑也。禹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廩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廩田百畷，是廩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廩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廩直連反，場直良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賈音古。注同。置居良反，吏爲子偽反，菰力果反，州長丁丈反。後

皆同監古銜反，盡津忍反，者與音餘，籠音鹿，涂音徒。去起呂反，下同。如此，徐方二反，率音律，又音類。疏：以廩地。釋曰：此一經論任士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置各五百里，百里爲一節，封授不同。今則從近向遠發國中爲始也。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廩里，以至牧田九等所任也。云以公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餘地既九等之人所受，以爲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置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謂天子之鄉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者，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置地之中也。名三百里地爲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故云稍也。四百里爲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爲公邑主之者，尊卑如縣正。故司馬法亦名四百里爲縣也。五百里爲置者，以外畔至五百里畿置。故以置言之。注故書至公邑。釋曰：云故書廩或作壇，已下先鄭及子春等不從故書者，以其壇與蒿削義無所取，故也。鄭司農云：廩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後鄭不從者，以其廩者廩縣於中里，又訓爲居，不得爲空地。若空地，何因有二十

九



而稅乎且司農又不釋里之與廛義異故後鄭以為民居之  
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司農云  
民宅曰宅宅田以備益多也者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  
弟益多出往居之後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  
國宅在野二者依彼稱宅與此宅田文同故不從先鄭依彼  
解之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後鄭不從  
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  
之任謂卿大夫以下任官得田依孟子圭田解之司農云賈  
田者吏為縣官賣田與之田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  
人者皆仕在官府所受田也司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  
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  
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故後鄭以為府史之等仕在官家人  
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後鄭不從者若  
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為牛人之家所受田也  
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此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  
鄭從之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丑司農意此即牧人掌牧  
六牲者也後鄭不從者若是牧人牧六牲則是公家放牧之

地何得下文有稅乎故後鄭亦云牧人家人所受田也司農  
引司馬法已下者證經遠郊百里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置  
即都一也無取於州與野之義連引之耳子春云五十里為  
近郊後鄭義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  
周鄭注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司馬法同  
故後鄭從之也立謂里居也案爾雅釋言云里邑也今云里  
居者但里居城邑之中故爾雅云里邑不謂訓里為邑故鄭  
云里居也云圃樹果蔬之屬者此謂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  
以為井竈葱蒨者故得種樹果蔬之屬云季秋於中為場者  
七月詩云九月築場圃是也云樊圃謂之園者大宰九職有  
園圃毓草木并園言之詩折柳樊圃故云樊圃謂之園也引  
士相見者破先鄭以為宅田為民宅之義也云士讀為仕者  
後鄭之意單士恐不兼卿大夫故破從仕宦之任云所謂圭  
田也者所謂王制夫圭田無征復是殷法故圭田無稅入天  
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引孟子者證  
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不從司農之義云賈田已下至畜牧者之  
受田也者皆是不從司農之義云公邑之意云天子使大夫治  
六鄉之外有九等之田無公邑之意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  
以其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不見有主治之以司馬法



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  
 云自此以外皆然者以大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  
 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三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  
 無多故唯九十三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為公邑也若然是公  
 邑之地有四處也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  
 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  
 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有四百里二百里為一節故二  
 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  
 為縣云者此還據司馬法而言無正文約與彼同故言或又  
 言云以疑之也云遂人亦監焉者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  
 野大摠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為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  
 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間有遂云而云以達于畿但  
 鄉遂及公邑皆為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云家邑大夫之  
 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者此經有家邑小都大  
 都之文小司徒有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據稅入  
 天子而言此摠據采地大小而言則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  
 里通治溝洫及澮而言也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王子弟者  
 據春秋之義兄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食邑也者王子弟者  
 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畺稍疏者與鄉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

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  
 食邑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者上經注任土者  
 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彼并言上故云任言任其生育此經皆  
 單言任故以任其曲直高下形實解之言任義得兩含也云  
 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既不可方平如圖明受田  
 受邑者不得盡如制制還圖也云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  
 是耳者此鄭還釋任義非直任其形實兼解任其生育貢賦  
 取正也是以上注云任其生育且以制貢賦也云以廛且任  
 國中而遂人職受民田夫廛田百畝引之者覆破司農謂廛  
 為空地故云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言正是民  
 之邑居在都城者并解之也云凡王畿內方千里者據大司  
 徒大司馬皆云王畿千里而言也云積百同者王畿千里開  
 方之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百里為一故云積百同云九  
 百萬夫之地也者一夫成九百夫十成九千夫百成九  
 萬夫百同故九百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  
 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者案大司徒注積石曰  
 山大阜曰陵注瀆曰川水鍾曰澤爾雅釋山山足曰麓此瀆  
 非四瀆其溝亦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也  
 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郭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宮民宮室涂巷  
 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百萬夫



之中三分去一故云餘六百萬夫也案洛邑千里之中山林  
之等多於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云又以田  
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者此相通三家受六夫之地也  
云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者亦據六百萬夫相通而言也云  
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者以其遠郊百里  
內置六鄉四而相距二百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有九萬  
夫四九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云三分去一其餘二  
十四萬夫者前文認據畿內方千里三分去一此更據四同  
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故其餘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  
民七萬五千家者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  
相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  
相通而音也云其餘九萬夫者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  
故餘九萬夫也云摩里已下至半農人鄭意九者未必各  
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為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云亦通  
受一夫為者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  
云半農人也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鄭摠計六鄉七萬五千  
農人云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鄭摠計六鄉七萬五千  
家此九者二夫為一夫九萬為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  
五千為十二萬夫據實受地為定數故云定也云食貨志云  
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引

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家以七夫為計餘子弟多三十壯  
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餘壯  
亦如之是其餘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  
然案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  
同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  
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  
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  
井田百畝云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者此謂士  
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  
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  
一人矣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  
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  
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  
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故摠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  
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案食貨志  
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上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  
器曰工通財粥貨曰商聖王量能受事四民陳力受職故地  
無曠土又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  
受田如比又云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  
土可以為法又見齊語管子對桓公亦云昔者聖王處土以



閑燕處工就官麻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皆云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據此二文皆有四民但民農已於上鄉遂公邑受地故此唯說士工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故禮記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上之子則免農矣故禮運云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士既祿沾及子弟故其家田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也其工商則與上賈人別彼賈人任官若府史但異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為官所使故云以事入在官云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還是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商之身即日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故知亦出耕公邑也云甸稍縣都遠郊之內已入六鄉與九等故此特據甸地已外至五百里但王畿千里摠計有百同已取四同為百里內故餘有九十六夫故餘為九十六同則九百萬夫其中除四同三十六萬夫故餘為九十六同八百萬六十四萬夫之地也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欲解於三分所去而存二之意但百里之外雖有公邑采地城郭宮室比百里之內為狹少耳云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今於此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

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不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十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案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唯據上地有萊五十分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者鄭意遠郊外上地有萊五十分畝故言於城郭少涂巷狹中出此萊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三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即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為百八十分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分所去者五十分向者借半今於百三十分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者六十分未分於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為十八同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借二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八同得四同



同者分爲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添前六十五同，摠爲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六十九同六九五十四，又爲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爲八十四萬夫。又添五百四十萬夫，摠爲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也。云上下者，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者，以六家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家受二百六十萬夫，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十萬夫。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之地，向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除十二，餘有四十八萬家。在地亦五分除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夫，餘有一百四十八萬家。又在將此四十八萬家，添前二百四十萬爲二百八十八萬家。又將此一百四十八萬夫，添前五百二十萬夫，摠爲六百二十四萬夫矣。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者鄭摠計畿內遠郊之外，訖別更計二百里之中者，以二百里已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與六鄉相對。

故特計之，以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也。但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至於三面山林，雜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豈有二分平土乎？且六鄉之民，雖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爲定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筭法耳。凡在地國宅無征，園廩一十而一，近郊十，遠郊一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

而五。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

林爲案，漆林社子春云：當爲漆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廩亦輕之者。廩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疏。凡任地至十而五。釋

言出稅多少不同之事。云國宅無征者，征稅也。謂城內官廩即上經廩里任國中地，并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云近郊十一者，即上經宅田士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十一而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

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買絲抱此布也  
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塵人職掌斂市之  
次布儂布質布罰布塵布孟子曰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  
民皆說而願為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  
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  
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  
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  
稅者出士從車輦給絲役。儂劉音譏徐才鑿反皆說音悅  
令力呈反以衣於疏凡宅至之征。釋曰以草木為地毛  
既反下同音閑。民有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  
之毛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  
也云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者夫三為屋民有百畝之田不耕  
墾種作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者此則大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  
無可賦稅仍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注鄭  
司至絲役。釋曰先鄭云不毛者謂不樹桑麻據孟子為說

也云里布至抱此布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也云或曰布泉  
以下至塵布此說合義也云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此昭  
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文案彼文齊侯以師欲納昭公申豐從  
女賈以弊錦二端以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  
高氏後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  
布杜注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杜以為布  
為陳不為布泉此先鄭以彼布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為泉  
與杜義異也云塵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已下彼注先鄭云次  
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後鄭云總謂如租稅之稅布謂守斗  
斛銓衡之布質布謂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布罰布者謂犯  
市令者之泉塵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彼諸布皆是泉故  
引以為證也引孟子塵無夫里之布亦謂口率出泉宅不毛  
無一里之罰布天下民願為之民矣云欲令民就四業則無  
稅賦以勸之者案問師四業畜也耕也樹也蠶也或說以四  
時之業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家之稅粟者以夫三為屋以  
足司農之義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及喪器也者案鄉師職云比其  
夫解屋也云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者案鄉師職云比其  
吉凶二服間其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其賓器但射器  
賓器等為國行禮故出官物為之惟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  
自其用不可出官物故比族主集此罰物為之故鄭唯據此



二事而言也云夫稅者百畝之稅知者以家稅為士徒故知  
是一夫之田所稅粟也云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絲役知者  
案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故知家  
稅是士徒車輦也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  
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  
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家之稅粟  
未達罰之云為之旨輕重之差鄭答此法各以時徵其  
常罰其事於常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以時徵其  
賦疏以時徵其賦。釋曰。問師徵斂六鄉之賦貢遂師旅  
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斂事重以載  
九賦及九貢則此賦貢含有也至於里布屋粟及閭民夫家  
之征亦  
可斂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  
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疏國中及四郊是  
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  
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

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是  
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  
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  
皆是也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  
。注國中至九貢。釋曰。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者以其  
六鄉之民居在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  
今閭師主徵斂直知其人數而已故云是主數也云六鄉之  
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者此鄭重解國中及四郊之義據上言  
廛里至任遠郊之地其中含有六鄉七萬五千家故鄭指六  
鄉而言也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六畜謂馬牛羊豕  
犬雞則唯牛可為農事而鄭摠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  
不用為農事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為用故摠入農事之中是  
以閭師主徵斂亦摠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者案下又陳貢  
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為主耳賦謂口率出泉  
若然案大宰九賦從邦中以幣餘為九等此國中及四郊  
於九賦之中惟有二賦而言九賦者亦大摠而言也其九貢  
又與大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入貢為一謂諸侯  
之九貢即大宰九職之貢與下文貢九穀之等是一也  
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



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木謂葵韭果蔬之屬。音勸以畜許六反。下同。凡任至其物。釋曰案太宰各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即有貢故此論貢之法也言凡任民謂任使萬民使出貢與下為目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者案太宰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故此還使貢九穀九穀之數太宰已注訖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太宰云二曰園圃疏草木故還使貢草木謂菜蔬果蔬之屬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者大宰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故八材飭治以為器物故此還使貢之也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大宰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還使貢貨賄也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大宰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故還使貢鳥獸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大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即彼嬪婦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者大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

云海物然也序官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此文云任衡以山事山不稱虞者欲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亦貢物故互見為義也此文次第與大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為次此不依彼為次者欲見事無常故也且彼有九職仍并山澤為一此文分山澤為二唯有八者任九職有臣妾及間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其間民載師已見出夫家之征故於此不言之矣其分山澤為二者以山澤山貢不同故分為二以充入通間民為九耳。注貢草至之屬。釋曰案大宰注疏林百草根實與此注不同者但百草根實即葵韭果蔬百草中可以兼木矣。凡無職者出夫布。掌其九賦。疏。凡無至夫布矣。一故言凡此無職即大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轉移執事即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為有職者執事當家墮地不事即無職也云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注獨言至九職。釋曰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上皆論貢不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大布夫布即賦也以其掌九賦者上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案劉琰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問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

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



夫布者如今筭斂在九賦中者也。以此言之，若今租即夫征，不得兼言家。鄭蓮言家，挾句耳。劉琰又問問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入貢者復出入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筭，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案冢宰職九職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以闔市山澤及幣餘為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有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職為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讀為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也。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

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

者，不衰。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得衣

回反疏。凡庶至不衰。釋曰：云庶人不畜者，祭無牲者，案

者當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非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今惰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云不樹者，無椁者，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椁也。云不蠶者，不帛者，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緝績者，得布其衰裳以布為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為之著衰裳以罰之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

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二

年大比，則以攷君千吏，而以詔廢置。

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疏。縣

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比，毗志反。後放此。疏。縣師至廢置。釋曰：云掌邦國據畿外諸侯言，都鄙據畿內五百里，四百里大都，小都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甸，據二百里六



遂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外向內而說之  
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云而辨其夫家人  
民田萊之數者夫家猶言男女人民謂奴婢田萊見田及荒  
不耕者之萊其數皆知故云之數也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  
者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所以駕馬輦人挽行之稽計也謂  
所計之數皆知之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  
古者亦三年一大案且戶口則考校主民之羣吏校其功過  
以詔告在上有功者置之以進爵位有過者廢退之注郊  
里至言近○釋曰云郊里郊所居也者謂六鄉之民布在國  
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  
郊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在郊與此同也必  
知鄉里有居在郊者見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國  
中同是鄉民也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者其義  
若閭師耳云周天下也者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  
周徧天下也云萊休不耕者詩云田卒汙萊注云下者汙高  
者萊是萊謂草萊之萊若上地萊五十畝之類也云郊內謂  
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者郊外言萊即此經田萊據郊而  
言遂人亦云萊五十畝百畝之類是萊為草萊穢汚之稱也  
郊內謂之易無文案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云上地

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若將有軍  
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萊直言易者善言近也

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

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

鼓兵器以帥而云受法於司馬者知所當疏若將

至○釋曰云若將有軍旅者言若謂若有若無不定之辭將  
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股見田役謂四時田  
獵之戒者謂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  
主將事故先於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云以作其衆  
庶者謂於司馬處得法乃作起其庶衆已下云會其車人之  
卒伍者謂會合車人人則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車亦有卒伍  
云使皆備旗鼓兵器者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  
已下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戈  
矛戈戟也以帥而至者鄉師云以旗致

凡造都邑量其

地辨其物而制其域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疏凡

萬民此云而至者謂師而至鄉師也

地辨其物而制其域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疏凡



至其域。釋曰言造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也。云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也。云辨其物者。三等之地。所有不同。云制其域者。域即疆域大小是也。注物謂至以封。釋曰云物謂地所有也。若地物無所有。不得耕墾。若山澤者。不授之。故引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野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也。以歲至賦貢。釋曰以郊內賦貢。間甸稍縣都也。所徵。疏。師徵斂郊外曰野。所有賦貢。縣師徵賦貢。與間師同。故云徵野之賦貢。注野謂至師同。釋曰。知野含有甸稍縣都者。以其縣師并掌天下。既邦國與畿內不同。明野中唯含有此四者也。云所徵賦貢與間師同者。但問師徵六鄉賦貢。并斂之。此縣師所徵四處賦貢。與間師同。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也。故直云徵之。同明斂則異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

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艱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人易以取餼廩也。羈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故書艱阨作擿阨。擿音寄。杜子春云。擿阨當為艱阨。寄當為擿。遺。雅。季反。劉音遂。施。惠。式。政。反。後。施。惠。皆同。廩。良。甚。反。易。以。政。反。擿。音。艱。又。音。謹。疏。遺。人。至。凶

此官主施惠。故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此與下為摠目也。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阨者。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稅多。少。摠送帳於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隨便留之。以爲恤民之艱。阨之等也。羸。阨。謂年穀不熟。民有困乏。則振恤之。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人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云。財所謂門

關之委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者。其賓客至郊。與上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便欲以待賓客也。云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上既言郊里。據遠郊。則此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



鄴表六遂耳則野鄙中。可以兼得公邑在甸地者也。旅客也。謂客有鞴繫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但鞴旅處處皆有。獨於此見惠者。但甸地在二百里中。於外內有鞴旅皆得取之。故獨見於此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縣謂四百里。都謂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兼之。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特於此三處見凶荒。其內荒。則畿內畿外皆有。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於近畿三百里之外。言待凶荒之事也。注委積。至爲羈。釋曰。倉人主藏穀。廩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數。至餘法。用皆約倉人文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熟。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注止年穀。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又案廩人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之職。諸委積。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鞴旅。是廩人亦云。委積。若然。穀不足。止餘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人委積之事。故云。止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委積所藏者。則給贍。陳老孤之等。故倉人云。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掌客云。凶荒。則殺禮者。謂除道路委積之外也。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者。職內所云。亦謂本司所用有餘。乃移於他處。故云。亦如此也。云少曰。委多曰。積者。據此文。三十里言委。

五十里言積。相對而言。若散文。則多亦曰。委。委人。所云薪蒸亦曰。委。是也。云。薺。阨。猶。困。乏。也。者。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之。居。而。無。食。謂。之。困。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

館。候。館。有。積。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

有三廬。一宿。疏。凡。宿。至。有。積。釋。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有。房。劉。音。雅。疏。之。處。而。委。積。此。經。所。陳。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注。廬。若。至。一。宿。釋。曰。云。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者。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房。舍。與。廬。相。似。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者。案。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故。引。以。爲。況。也。云。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者。十。里。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十。里。又。有。一。廬。五。十。里。有。市。是。其。一。市。之。間。三。廬。一。宿。凡。廬。有。四。義。十。里。有。廬。一。也。中。田。有。廬。二。也。易。剝。之。上。九。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注云小人傲狠當剝徹廬舍而去三也公劉詩  
云於時廬旅鄭云廬舍安民館舍施教令四也  
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疏凡委至頒之○釋曰言  
事是也以時頒之則以待者是也  
二月二十一日讀此卷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三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都陽縣候補知州周澍棻

周禮注疏卷十三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三

牧人

駢牲赤色

監本作色赤誤倒

望祀五嶽

賈疏本望祀下有四望二字

黝請為幽幽黑也

漢讀考作幽讀為黝黝黑也經黝牲作幽牲謂今本是經注互改之故

謂圓丘方澤

閩本同監毛本圓改圜

是祭宗廟時赤也

補鐘云用誤時

下用虋

惠校本同閩監毛本下誤不

故書毀為甌虋作虋

閩監毛本作虋作虋亦非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作虋作龍當據以訂正



下老當為老據余岳嘉靖本亦作龍當為老又此及閩監本

本觀舊作觀訛今訂正 毀謂副辜侯禳 監毛本侯誤候疏中同閩本此字空闕毛本辜作辜訛

不必純注云 閩本同監毛本純下衍黃

騶辜祭四方百物 閩本同監毛本騶改副

則惟據純毛者 閩本同監毛本惟據作唯東非

牛人

祈求福之牛也 宋本祈作所案上云求牛禱於鬼神此復云祈求福祠意煩復宋本作所是也

明非禱祈非時祭者 此本此句剗擠當有誤

謂所以繹者也者 宋本無上者

經據後而言之耳 惠按本之下有中蓋涉下之中誤衍

膳所以間禮賓客 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此本及閩監本間誤問疏中司今訂正

皆共牢積禮膳之牛也 閩本同監毛本作牢禮積膳此誤倒

是速賓之禮也 毛本是字誤為客走二字

王國五積者 浦鏜云主誤王

亨大牢以飲賓 監毛本亨誤享下句

軍事共其槁牛 唐石經余本同釋文槁牛苦報反注同葉鈔本作槁牛余本及此本載音義同是經注皆

從木作槁當據以訂止宋本嘉靖本閩監毛本作槁牛注及

疏同非也案賈疏云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槁牛此

經文從木明證賈疏未誤也序官稟人疏亦云以在朝之人

不得歸家亦枯槁以須槁勞之故名其官為槁人 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 閩本同監毛本枯槁誤枯槁下槁字同○謂槁而槁之一 上一去猶勞而勞之一平一去也



亦是犒師之牛

案此犒字亦當作犒

無尸飲食飲食直奠告于神前

閩監毛本作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此誤

復飲食二字係剝擠○按此當復無尸二字而誤復飲食二字也

合以互與福衡共一

浦鏗云今誤合

充人

皆體牲具

毛本牲誤牲

釋曰云散祭之牲

惠按本祭下有祀此脫

展牲則告牲

毛本牲誤牲

君牽牲入

此本及閩監本章誤率今據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訂正

博碩肥腍

宋本下有也字諸本博作博從十疏中同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毛本梁誤良止誤正閩監本方誤子

謂民力之普存

惠按本下有也此脫

地官司徒下

唐石經周禮卷第四宋本余本嘉靖本同宋本周禮疏卷第十四閩監毛本仍卷十三與此本

載師

故因民九職以制貢

毛本以字誤倒九職上

故云厥賦唯上上之等也

惠按本云作名名蓋言之謬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說文能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从邑肖聲周禮曰任鄆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

案許君以稍稍訓削則稍地字當以從邑作鄆為正稍其義訓也

稍或作削

漢書考云說文邑部引周禮任鄆地疑削即鄆之訛大宰家削之賦音義云木又作鄆



禮讀為廛

閩監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皆作壇讀為廛當訂正

若今云邑里居矣

岳本嘉靖本作邑居里案當作若今云邑居矣里衍文下云民之邑居在都城

者可證

圭田五十晦

宋本晦作畝下田百晦同案注多用晦字不當歧出

二百里三百里其上下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

夫如縣正

宋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無上下二字惠校本亦無此二字云據諸家本無此二字宋本亦無

獨萬卷堂本有案賈疏引注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亦無上下二字今本蓋據下疏云其尊卑如州長中大夫其尊卑如縣正亦大夫遂妄增

受田邑者

岳本受作授誤

取正於是耳

宋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耳改爾非案賈疏引注亦作耳

而遂人職授民田

諸本同賈疏引注亦作而惠校本作如遂人云余本仍作而

餘六百萬夫

宋本萬作万下並同

亦以口受田如比

宋本余本岳本同與漢書合嘉靖本閩監毛本比作此誤釋文如比徐方之反

疏云如正夫之比類可證

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

諸本同浦鐘云此亦當作比非賈疏亦作如此文屬下

十萬五千家為六遂

閩監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皆作七萬當據以訂正疏引注亦

作十

餘地既九等之人所受以為公邑也

浦鐘云既當即字訛

故破從仕宦之仕

閩監毛本宦作官誤上云仕宦得田可證

兄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

浦鐘云凡誤兄



而遂人職受民田惠按本受作授此誤

聲解之也惠按本同聲字疑誤閩監毛本改作并

鄭意九者未畢各整萬家閩監本同誤也毛本畢作必當據正

餘壯亦如之惠按本作餘夫此誤

亦以口受田如此又云閩本同監毛本比作此非

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閩監毛本同浦鐘云而訛不

萊易家二百畝閩本同監毛本作一易

鄭摠計畿內遠郊之外訖惠按本鄭下有既

六遂餘地無九等惠按本地下有既

山林雜有惠按本作徧有

唯其漆林之征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漆林本又作漆漢讀考云經當作漆林注當作故書漆林為漆林杜

子春云當為漆林

當為漆林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作漆林

而置場有瓜釋文置場音亦諸本場多誤場

此經言出稅多少不同之事此本出誤也今據惠按本訂正閩監毛本改也為地

給公吏使役多閩監毛本改公家

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宋本作園中此誤

五晦之宅閩本同監毛本晦改畝閩師疏同

近郊十二稅一惠按本二作而此誤

其調均之而是閩監毛本是作是非



不通相信從而上中下也惠按本從作蕪此誤疑而于脫云也當衍○按莊述祖云無也見其所集異義

謂不樹桑麻也宋本脫麻

五畝之宅宋本閩監本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畝作塿下同

罰以三家之稅粟閩本同監毛本家作夫

以幣錦二端閩監毛本改二兩

總謂如租稔之稔浦鐘云讀誤謂

亦可斂之閩監毛本斂改徵

閭師

云賦謂九賦者案下又陳貢浦鐘云謂九賦下當脫及九貢三字毛本又誤文此

本及閩監本皆作又

故八材飭治以為器物惠按本故作但

以山澤山貢不同浦鐘云山貢當所貢之誤

其異如何漢制考作何如

縣師

善言近宋本近下有之當衍

古者亦三年一大案且戶口毛本者誤云惠按本且作比此誤

是萊謂草萊之萊惠按本作之地此誤

是萊為草萊污穢之稱也惠按本作汚惡毛本為作是汚穢倒

有戒有此數事惠按本無有戒二字此衍閩監毛本改作者謂○按者謂是也疏摘經文之戒



二字而發明之

域即疆域大小是也惠校本無上域

若徵野之賦貢惠校本徵作斂此依經改非○按毛本作徵

遺人

艱阨猶困乏也宋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艱作難下同按此亦段玉裁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

詔

故書艱阨作擗阨釋文作擗音艱又音謹宋本閩監毛本作擗岳本嘉靖本作擗宋本載音義作

僅皆非

寄當為羈毛本云當作羈失其舊

關十二關門惠校本十上有謂此脫

若穀不熟浦鏜云足誤熟

廬若今野候徙有序也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岳本嘉靖本徙作徒當據以訂正漢制考亦

引作徒疏中同

周禮注疏卷十三按勘記終



南昌表泰開校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四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

車輦之力政

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

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疏均人所均地政已下摠均

委積之屬。政音征。出注下同。疏均人所均地政已下摠均

畿內鄉遂及公邑云均地政者謂均地守地職二者之稅使

皆十一而出稅又均人民已下力征之事。注政讀至之屬

釋曰鄭破政為征者以經政是政教之政非征稅之征故破

之也鄭又知地征是地守地職之稅者以其出稅無過地守

地職二者故知之也云地守衡虞之屬者亦謂畿內川衡林

衡山虞澤虞皆遣其地之民守護之及其入山林川澤取之

者使出稅以當邦賦云地職農圃之屬者此即大宰九職云

一曰三農二曰園圃之屬以九職任之因使出稅也云力征

已下并車輦並是力之征稅若然士均云掌平地之政以均

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與此



鄉遂及公邑別彼又云地貢鄭云謂諸侯之九貢與此九職之貢又不同也凡均力政以歲

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

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豐年人食四鬴之

中歲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讀如替

替原隰之替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上時掌反鬴房

甫反替音均又舒均反疏凡均至日焉○釋曰此所均力

又音旬聶氏常純反疏政者即上人民之力征不通牛

馬車輦故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此亦據人

而言也云以歲上下者上即豐年下即儉年也豐年則公旬

用三日者公事也旬均也謂為事均用三日也○注豐年至

旬者○釋曰鄭知豐年人食四鬴已下者案廩人云人四鬴

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而知之彼又云不能人二鬴

則令邦移民就穀此時則無力征矣若然此食二鬴而言無

年無年者鄭云無贏儲仍未移民就賤此無年與彼不能人

二鬴之歲不同彼不能人二鬴自然無贏儲也云公事也者

此天子之法非諸侯之禮不得為公君解之故從公事而釋

也云旬均也者王制既云用民歲不過三日明不得為旬十

日解之故破從均恐不平故云均也云讀如替替原隰之替

者彼詩替替是均田之意故讀從之云易坤為均今書亦有

作旬者彼易坤為地地德均平是以均為義今書今易書

有作旬字者旬與均旬與均俱有均平之意故引為證也凶

札則無力政無財賦恤其乏困也財賦九賦也疏

凶札至財賦○釋曰凶謂年穀不孰札謂天下疫癘則無此

力征及財賦二事此即廩人云不能人二鬴之歲○注無力

至賦也○釋曰云財賦九賦也者此即大宰九賦謂口率出

泉知賦中惟是九賦者以下文有地守地職故此准有九賦

也若然上均地政不言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均九賦亦均之可知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音疏師氏至詔王。釋曰：嫩美也。師氏掌以前世美善之美道。以詔告於王。庶王行其美道也。注：皆王至者也。

釋曰：引文王世子者，彼是師氏教世子禮，引為詔王者，但詔王以道無文，彼教世子與教王同，故取以為證也。論：曉也。諸

於也。彼謂教世子以君臣父子長幼之事，而曉之以德也。以二德教國子。

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

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

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

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

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

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

而行之，莫尊焉。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

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行下孟反。及注同。知疏以

音智，稱尺證反。燾，徒報反。說音悅。孫音遜。夫音扶。

至師長。釋曰：以此三德教國子。王太子已下，至元士之適

子也。云一曰至德，以為道本者，至德謂至極之德，以為行。道

之本也。二曰敏德，以為行本者，謂敏達之德，以為行。行之本

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者，善父母為孝，以孝德之孝，以事父

母，則知逆惡不行也。此上三德，皆在心而行，不見故。鄭云：在

身禮卷一

二

中庸所云至誠一也。彼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

德其至矣乎者，此是論語雍也之文，引之者證此至德與中



庸之德為一之意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者人君施政春夏  
行賞為仁秋冬行罰為義是仁義順時敏疾為德者也又引  
說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者尚書說命之篇傳說告高  
宗以學問之事孫順也敏疾也厥其也為君之法當恭敬順  
道務在順時疾而行之則其德之脩乃從學而來引之者證  
仁義順時之義也云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者孝  
德不如上二德直能善父母為孝施德於親而已故云守其  
所以生者也又引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至之事是  
禮記中庸文言二人通達行孝者也云天孝者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者案中庸上文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  
子述之則善繼人之志據周公以武王時未大平不得制禮  
作樂周公攝政六年大平乃制作禮樂為善繼文王之制則  
尚書云考朕昭予刑乃單文祖德是也善述人之事者據武  
王能述父以伐紂之事則尚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是也云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  
者欲見至德敏德五帝已上所行直明在心為德而已不見  
其行孝德是三王已下所行德行兼見之矣故三德以孝德  
為下故云德有廣於孝則至德敏德是二德廣於孝德也而  
行莫尊焉者三行之中孝行施於父母為上順行友行施於  
外人為下故云而行莫尊焉莫無也無尊於事父母也云

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者此經直言國子案禮記士制云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下文云王太子王子羣書之太子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故知國子之中有卿大夫之子  
也鄭不言王太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略言之其實皆有也王  
制惟言太子適子不言弟鄭知兼有弟者大司樂及此下文  
皆云教國子弟連弟而言故鄭兼言弟也云師氏教之而  
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者此約文王世子文也案  
彼云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  
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  
矣是世子與國人學生齒焉之事案此經有至德敏德孝德  
老子亦有三等之德案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河上公  
云謂經術政教之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神  
無事安民含光藏曜滅跡匿端不可稱以道又案德經云上  
德不德凡以有德河上公注云上德太古無名號之君德有  
無上故言上德不德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故  
言不德是以有德者也又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注云下  
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不失德以其德見其功稱



是以謂之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注云道衰德化德衰而仁愛見仁衰而忿爭明  
義衰而聘行玉帛又案握河紀堯曰皇道帝德非朕所專又  
中候義明云洞五九禮闕郵注云闕止郵過言五帝後洞三  
王之世其治各九百歲當以禮止過也案此諸文言之此至德  
覆壽持載含容之德同於天地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為  
一物皆是燧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故河上公云上德無  
名號之君所行也此敏德則老子云可道之道非常道下德  
不失德之德亦一也故河上公云政教經術有名號之君所  
行以其三皇五帝為政皆須仁義順時故鄭云敏德仁義順  
時也若然老子云失道而有德失德而有仁者是三皇行可  
道之道五帝行下德不失德之德即堯云皇道帝德亦謂此  
道德於此經同為敏德也其三王同行孝德耳其老子又云  
失德而有仁失仁而有義失義而有禮禮專據三王之時故  
云洞五九禮闕郵若然仁義在禮前德後則五帝與三王俱  
有仁義故禮記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又云禹立三  
年百姓以仁遂焉是以仁義關在五帝三王之間者也若然  
禮記云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謂不行今之法全行古之道  
故非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於路寢門外黃虎焉以明

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疏居虎  
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朝直遙反注及下皆同疏至王

朝○釋曰言師氏之官既知三德三行故居路門之左畫虎  
之處司察王朝若有善事可行者則前告王有所改為也○

注虎門至詔王○釋曰鄭知虎門是路寢門者其路寢庭朝  
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之處司士所掌路門外是常朝日所

朝之所經云司王朝明據此朝故鄭以路掌國中失之

事以教國子弟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禮者也失

為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中疏掌國至子弟○釋曰  
鄭了仲反注中禮者同杜音得疏以其師氏知德行識

其善惡得失故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國之  
子弟即王太子已下言弟即王庶子以其諸侯已下皆以適  
子入國學庶子不入故知也○注教之至是也○釋曰云教  
之使識舊事也者即中失之事是也云中禮也又引子春  
之言從古書中為得謂得禮者中與得俱合於義故兩從之  
言若春秋者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是記君  
得失之事故云若春秋也此春凡國之貴遊子弟學  
秋即魯史是也謂記君之事也



**焉** 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疏凡國至學焉釋曰言凡國

之貴遊子弟即上國之子弟言游者以其未仕而在學游暇習業○在貴游至猶學○釋曰云王公之子弟者此即王制

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公即三公羣

后卿大夫元士之子略言之也云游無官司者官司則事繁

不得為游故鄭以無官司解之鄭既以游為無官司又引子

春游當為猶言雖貴猶學者亦義得兩通故引之在下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疏凡祭至則從

故書舉為與杜子春云當為與謂王與會疏釋曰祭祀則

同喪紀之事○從才用反與音預下同疏釋曰祭祀則

郊廟及山川社稷是也賓客謂諸侯及卿大夫來朝聘或

在朝或在廟會同亦或在畿內或在畿外軍旅謂出畿外征

伐王舉者舉行也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

須詔王以美道故也○注舉猶至之事○釋曰既訓舉為行

又引子春從故書為與者亦聽治亦如之疏謂王舉於野

義得兩通故亦引之在下也聽治亦如之○釋曰即上數事王所在皆有朝

治直吏疏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云亦

反下同疏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云亦

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

**門外日一蹕**疏兵服旃布弓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

云讀為隸疏使其至且蹕○釋曰云使其屬者屬即序官

○蹕音畢疏師氏中大夫之下有屬官上士二人并有府

史胥徒之等使此人帥四夷之隸若秋官蠻隸之等各使四

夷隸以其本國之兵器及其服以守王之門外以衛玉并使

蹕止行人故云且蹕也○注兵服至為隸○釋曰云兵服旃

布及弓劍者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劍西方北方其服旃其

兵弓矢云門外中門之外者案閭人掌中門朝在野外

則守內疏內列蕃營之在內者其屬亦疏朝在至

釋曰云朝在野外即上文聽治是也○注內列至王官○釋

曰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言蕃營之在內謂若司戈盾云及

舍設蕃盾者也案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屬禁上文云使其屬

帥四夷之隸則二處皆帥四夷隸守之故云其屬亦帥四夷



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疏**保氏掌諫王惡。釋曰掌諫王惡者師氏掌三德三行之故云。掌諫王惡。在諫者至者也。釋曰云諫者以禮義

正之者君臣主義。故知諫者以禮義諫正王也。引文王世子者彼亦是教世子法。以教世子法保護王身同故引之。以其保者是保安之義。故使王謹慎其身而歸於道。而

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

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

容。六曰車馬之容。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

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

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

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

重差夕桀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

朝廷之容。濟濟跄跄。喪紀之容。涕洟翔翔。軍旅之容。闕闕仰

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

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

容。暨暨詒詒。車馬之容。匪匪翼翼。馭音御。德行下孟反。下

文及注。同刻羊甚反。注之樹反。下同。襲音讓。本作讓。諸音非

差初佳反。又初宜反。下同。重直龍反。夕桀音的。沈祥易反。此

二字非鄭注。嚴如字。又音儼。濟子禮反。踰七良反。闕呼檻反。

仰木又作印。五剛反。濟皇上子禮反。又音齊。下于况反。又音



伯文六樂雲門已下大司樂文先鄭云五射白矢已下無正  
文或先鄭別有所見或以義而言之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  
侯過見其鏃白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  
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  
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  
也云五馭者馭車有五種云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案韓  
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  
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  
曲而不墜水也云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謁纒旃以爲門  
纒質以爲櫛間容據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  
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爲覆質以爲槩流旁握御轡者不得  
入是其過君表即謁纒旃是也云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  
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  
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故自左牒而  
射之達于右牒爲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出獵是也  
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  
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  
戈爲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云轉注者考老之類是也類  
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  
也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

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六  
曰云諧聲者即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  
可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也左形右聲鳩  
鳴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  
聲下形圍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闔闔衡衡之類是外聲內形  
此聲形之等有六也依鄭義案孝經緯援神契三皇無文則  
五帝已下始有文字故說者多以蒼頡爲黃帝史而造文字  
起在黃帝於後滋益而多者也云九數者方田已下皆依九  
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  
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  
章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  
皇至堂堂者皆是先鄭以意所釋不依經典故後鄭不從後  
鄭云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  
濟遜遜翔已上皆禮記少儀文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  
暨暨諸諸禮記玉藻之文車馬之容匪匪翼翼凡祭祀賓  
亦少儀文故鄭少儀注還引此六儀以證彼也

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  
其屬守王闔

闔宮中之巷  
闔音韋  
疏凡祭至王闔釋曰言  
亦如之已上與師氏同



從王之事其屬守王闈者亦謂在國其師氏守中門外此保氏守王闈門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

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

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

強而弗抑則易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疏司諫至事者

國事任吏職強其吏反注同易以鼓反疏釋曰以時書

其德行道藝者此萬民時所習即大司徒所云以鄉三物教

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

德行也彼又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即此道藝也云辨

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案鄉大夫職云與賢者能者賢謂德

行能謂道藝彼則賢能俱與此直云辨其能可知也注朋

友至吏職釋曰案鄭注論語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則彼其

其在學者切磋以道義此勸萬民為友朋則若孟子所云守

望相助出入相友者同故鄭云切磋以善道也云任吏職者

案鄉大夫所舉者謂鄉民之有德行道藝云辨其能為吏職

者亦謂以人治之若然任吏職者以攷鄉里之治以

謂使為比長閭胥族師之類是也

詔廢置以行赦宥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行下孟

反注疏注因巡至罪不○釋曰司諫者鄉里之治者由上

同疏文巡問即察官民善不也云而考鄉里吏民罪過

者以巡問觀察萬民則知吏

之治不故鄭兼吏民摠言之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

禁而救之衰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

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

也○救如字劉音拘衰似嗟反注作狝同醜況付反音誅

好訟呼疏司救至救之○釋曰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

報反誅讓之者此經與下文二經為摠目也則云衰

惡謂坐嘉石之罷民不入園土者過失謂不坐嘉石入園土

者也云而誅讓之者即下文三讓是也云以禮防禁而救

之者此衰惡及過失皆去冠飾其過失者又使人園土耳云

救之者皆使困苦而令改惡從善是救之也○注衰惡至罪



也。釋曰：表惡云未麗於罪者，謂未附於園土之罪也。云醜營者，孔注尚書曰：以酒為凶，曰醜。此據字，酒旁為凶，是因酒為凶者也。若然，營者，榮下作酉，小人飲酒，一醉日富，亦因酒為榮，俱是酒之省水之字也。云麗於罪者，謂附園土罪者也。云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者，鄭云古者重刑者，據周時為古，云責解經誅怒之解經罰也。云未即罪者，各有對，此園土對五刑之刑人，則是未即罪也。以其未入五刑之罪，且役之，其鄭必知過失亦由表惡者，司寇職云以嘉石平罷民，又云園土收教罷民，二者同名罷民，以其為惡大者，皆因小以致大，故知過失之重亦因表惡之輕也。凡民

**石役諸司空**

罰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表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朝士所掌在

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也。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去起呂反，著直略反。一音丁略反。

**疏**

凡民至司空。釋曰：此一經論表惡嘉石之罷民也。云三讓而罰者，凡欲治罰人者，皆先以言語責讓之，乃行

治罰。云三罰而士加明刑，三罰既訖，乃送司寇，使朝士於外朝坐嘉石恥之也。云役諸司空者，坐訖，乃送司空使役之也。

注罰謂至司寇。釋曰：云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者，案司園云：凡善人者，弗使冠飾，彼據過失人，園土者，但冠尊不居肉祖之體，豈嘉石之罷民而著冠乎？明其去冠飾也。知書其罪狀，以其稱明刑，既不虧體，明知書其罪狀著於背為明刑也。云嘉石朝士至外朝之門左，並朝士職文，故彼云左嘉石乎。罷民也。云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者，以其司空主事故也。云坐役之數存於司寇者，司寇云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其有過失者，三讓一而罰，三罰而歸於園土。園土，獄城也。過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如明刑以恥之，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近附近之近，疏之刑人，云三讓而罰者，亦如上三度責讓，乃治罰之。三罰訖，乃歸與司寇，使納之園土也。注園土至刑之。釋曰：云過失近罪者，謂對表惡未近罪，此園土之刑人，近五刑之罪，故入園土也。云晝日任之以事者，亦使司空使之。云收之者，以其罪重，使人收斂之，不使漫遊。云夜藏於獄者，此與嘉石者異，云亦加明刑者，亦如嘉石以書其罪狀著於背以恥之。云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者，彼坐嘉



石者罪輕未著須坐嘉石使眾人知之此等罪重已著不須坐嘉石也云未忍刑之者比五刑之罪又輕故未忍刑之也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

而以王命施惠天患謂裁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賜恤之**疏**注天患至恤

患謂裁害也者謂天與人物為裁害謂水旱之裁及疫病之害也知節是旌節者道路用旌節此經巡國及郊野是道路之事故知旌節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相與為仇**疏**謂

至和之釋曰此一經與下經為總目言萬民之難即下經凡和難已下是也注難相與為仇難釋曰言仇讎者案左氏桓公傳云怨耦曰仇則仇是怨也讎謂報也

即下文父之讎已下皆是怨當報之故云仇讎也**凡過而**

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

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春秋傳曰惠伯成之之屬**疏**心是過誤攻殺或傷於人者成

平也既非故心故共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注過無至之屬釋曰先鄭雖為兩說後鄭以後說為是故下注云上說立證

佐成其罪似非也此過失即司刺云再宥曰過失是也引春秋者左氏文七年傳云魯穆伯娶於莒曰戴已其婦聲已戴已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又云且為仲

迎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

注云平二子使仲舍之公孫敖**鳥獸亦如之**過失殺傷

反之復為兄弟如初是其事也

者畜**疏**鳥獸亦如之釋曰亦謂過誤殺傷人之鳥獸

許又反**疏**若鷹隼牛馬之屬亦以民平和之案今殺傷人

牛馬之等償其價直耳和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

**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

**不同國君之讎既交師長之讎既兄弟主友**

**之讎既從父兄弟**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



夫君也春秋傳曰晉君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曰  
事吳敢不如事主。辟音避下風從才用反。眠音視。盟音管。  
疏凡和至兄弟。○釋曰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已下皆是殺  
猶當使離鄉辟讎也。○以父之讎辟之海外兄弟之讎辟諸  
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別國即得云君之讎眠父  
者謂同國人殺君眠讎比此父亦辟之海外云師長之讎眠兄  
弟者師長謂見受業師與兄弟同云主友之讎眠從父兄弟  
者注云主大夫君也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  
父母姊妹女子存室及兄弟子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  
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  
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  
以其同繩屨故也。自外不見者據服為斷也。其兄弟及從父  
兄弟師長主友皆為無子復無親於已者故據已親疎為遠  
近若有子及親於已則自從親為斷。注和之至事主。釋  
曰云和之使辟於此者此謂海外千里外之等云九夷之等  
據職方明堂位而言案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玄周禮父  
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  
問之時玄己年老昏聩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

作難未達周公聖意之然讎近東夷之人  
八年左氏晉荀偃伐及著雍病日出土句  
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  
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讐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  
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  
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  
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  
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為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  
曰惑少蒙解說鄭荅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  
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  
案楚勝平王之孫子木之子平王為子木聘女於秦而自納  
之子木奔鄭子木為鄭人殺之案哀十六年云子木其子勝  
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境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  
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盟  
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又云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  
是其事也若然鄭云雖有至孝之心故逆之海外使絕忠臣孝子心  
孝子雖會赦恒有復讐之心故逆之海外使絕忠臣孝子心



使無往之緣其孔子云寢苦枕干不仕者可通之會赦之後  
恒然其君亦然恐來入中國則殺之也復讎之法依異義古  
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  
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  
孫可盡五世得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玉節  
復之鄭從之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玉節  
之刺圭也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疏弗辟至執之  
命也王以刺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疏釋曰此經使辟  
者其人戀鄉不肯辟是遠王命之大則在上與調人瑞節執  
而付秋官與之罪也注瑞節至其罪釋曰鄭知瑞節是  
玉圭者案典瑞云玉圭以和難故知是玉圭也鄭又知使調  
人執瑞節不使死家執之者此王法知之明使調人之官執  
也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反復也復  
欲除害弱敵也邦國交讎之明不和諸侯得者即疏凡殺  
誅之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重直用反疏至讎  
之釋曰云有反殺者反復也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  
之恐後與已為敵而害已故鄭云欲除害弱敵也云邦國交  
讎之者其殺人者或向鄰國所之凡殺人而義者不  
之國得則讎之故云邦國交讎之也

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  
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為

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  
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也疏注義宜至而已釋曰論  
義則此有義者也故云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三者嘗辱  
焉子弟及弟子則得殺之是得其宜也云雖所殺者人之父  
兄不得讎也者直言父兄不言子弟略之也古者質故三者被辱即得殺之也

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不可成也書之記其姓名辨本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  
之猶令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  
謂上言立證佐成其罪似非疏凡有至誅之釋曰言鬪  
擊故成之若相毆擊則當罪之也故鄭云鬪怒謂辯訟也  
注玄謂至似非釋曰云上言立證者即經云過而殺傷人  
者以民成之司農於彼注兩解之初解成謂立證佐成其罪  
復一解成爲和平之義此注先鄭復云成之謂和之以和解  
成則上文云立證佐成其罪似非取以破前也

其罪似非取以破前也

其罪似非取以破前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

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鄭司農

云主萬民疏注判半至判合釋曰云得耦為合者始雖

民而言但士以上兼妾媵為異凡男女自成名以上

凡引喪服傳者證判為合義凡男女自成名以上

此曰書年月日名焉鄭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

至名焉釋曰此經論媒氏之官合男女必先知男女年幾

故萬民之男女自三月父名之以後皆書年月日及各以送

與媒氏媒氏官得之以勘男二十女二十配成夫婦也注

成名至名之釋曰子生三月父名之禮記內則文案內則

三月之末父執子右手孩而名之又云夫告宰名宰辯告諸

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引桓六年九月丁

卯子同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二三三者天地

生是也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疏注二三至數焉釋曰云

也奇於豈反本或作倚音同疏二三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

也者比二十女三十男法天地相承覆之數也云易曰參天

兩地而奇數焉者案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地

六是就奇數之中天三度生地二度生象凡娶判妻入

天三覆地二故云天地相承覆之數也

子者皆書之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

不聘之者別疏凡娶至書之釋曰云凡者以其此經

彼列反下同疏摠說天子已下娶妻及媵之事故云凡

以備之注書之至之者釋曰媒氏以男女既有未成昏

之藉書其已成昏者以別未昏以待後昏也先鄭云入子者

謂嫁女後鄭不從者經判妻已嫁女後更言入子明非嫁

女也故後鄭云玄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也案成



之判得有勝與姪娣者庶人或無妾亦容有者且媒氏所掌雖以萬民為主亦容有尊者娶法故鄭云容勝姪娣不聘也知不聘者見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故也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開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昭曰禮記本命曰中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尚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維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婦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婦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猷溺而傷之盧氏以為衰世

之禮也張融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勾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

###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如

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

天時疏中春至男女。釋曰王肅論云吾幼為鄭學之時也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又云時

尚暇務須合昏因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母亦不失也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為此驗也而玄云歸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旦

何用說詩以鳴雁之時納采以感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

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也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詩股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玄鳥

同禮記卷之四

五

五

五



生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凡此皆與仲春  
嫁娶為候者也。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之時，秋以為  
期。此淫奔之詩。夏小正曰：二月緩多士女交昏。於仲春易泰  
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之。五交辰在卯，春為陽中  
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  
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  
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隨從在塗，見采蘋者，以詩自興。又云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舊詩云：士如歸妻，我尚及冰。未定納其  
篇義云：嫁娶以春，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為生類。故管子篇  
時令云：春以令男女融，謹案春秋魯送夫人嫁女，四時通用  
無譏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男女以及時盛年  
為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之正經。如是則  
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小正之文，且仲春  
為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何自違也。家語冬合男女窮  
天數之語。詩易禮傳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綢繆有  
女懷春，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春日遲遲，樂與公子同歸之歌。  
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之歎。此春娶之證也。禮諸侯越國  
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  
女，不能待年，故設秋迎之期。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  
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陳晉棄

周禮為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玄說云：嫁娶以仲春  
既有羣證，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云春不暇待，秋春日遲遲  
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出，蔽芾其樗，喻愚惡夫，熠燿  
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  
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云：用仲春為正禮，為密也。是以  
詩云：苑有若葉，濟有深涉。箋云：飽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時  
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又云：士如歸妻，迨冰  
未泮。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冰未散，正月申以前  
二月可以為昏。然則以二月為得，於春是時也。奔者不  
其。實惟為有故者，得不用仲春。於春是時也。奔者不  
也。不許之也。疏：注重天至之也。釋曰：云於春是時，謂是  
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但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以當禮，乃可得為配。言奔者不禁者，鄭云：權許之，其實非正  
也。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無故謂無喪禍之變  
非中春之月。雜記曰：己雖小，攻既疏。注：無故至娶妻。釋  
卒哭可以冠子娶妻。冠古喚反。疏：言令春即上中春  
之月，令會男女。男女有喪禍之故，得不用中春。令無故不用  
令，則罪罰之也。注引雜記者，證喪禍之故於月數滿，雖非中



春可以嫁娶也云己雖小功者彼上文有司男女之無

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娶故云己雖小功也

大家者而會之謂男女之鰥寡者疏司男至會之

云合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

是嘗已有匹配故鄭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也凡

嫁子娶妻人幣純帛無過五兩純實緇字也古緇

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

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

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

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純則其反依字從系木

注純實至二丈○釋曰凡嫁子娶妻舍尊卑但云緇帛文主

庶人耳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者緇以絲為形才為

聲故誤為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系旁後不

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系旁木

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即破為色此純帛交祭義蠶事以

為純服故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

明即為色解之昏禮云女次純衣鄭云純衣絲衣以昏禮直

云純衣絲理不明故為絲衣解之也云五兩十端者古者二

端相向卷之共為一兩五兩故十端也云十者象五行十日

相成者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行行各有二日東方木為

甲乙南方火為丙丁中央土為戊己西方金為庚辛北方水

為壬癸是十日言相成者木八為金九妻火七為水六妻土

十為木八妻金九為火七妻水六為上五妻所尅者為妻是

疏司男至會之

凡

純實緇字也古緇

以才為聲納幣用

疏

束束

五兩

五尋

然則

每端

二丈

純則

其反

依字

從系

木

注純

實至

二丈

釋曰

凡嫁

子娶

謂男女之鰥寡者

司察男女無夫家

是嘗已有匹配

故鄭云無夫家

謂男女之鰥寡

者也今又言司

察男女無夫家

是嘗已有匹配

故鄭云無夫家

謂男女之鰥寡

者也今又言司

察男女無夫家

是嘗已有匹配

故鄭云無夫家

謂男女之鰥寡

者也今又言司

察男女無夫家

是嘗已有匹配

故鄭云無夫家

謂男女之鰥寡

者也今又言司

察男女無夫家

司猶察也無夫家

謂男女之鰥寡者

是嘗已有匹配

故鄭云無夫家

謂男女之鰥寡

者也今又言司

察男女無夫家

是嘗已有匹配

故鄭云無夫家

謂男女之鰥寡

者也今又言司

察男女無夫家

是嘗已有匹配

故鄭云無夫家

謂男女之鰥寡

者也今又言司

察男女無夫家

是嘗已有匹配

故鄭云無夫家

謂男女之鰥寡

者也今又言司

察男女無夫家

凡

純實

緇字

也古

緇

以才

為聲

納幣

用

疏

束束

五兩

五尋

然則

每端

二丈

純則

其反

依字

從系

木

注純

實至

二丈

釋曰

凡嫁

子娶

妻舍

尊卑

但云

緇帛

文主

庶人

耳注

純實

緇字

也古

緇

以才

為聲

納幣

用

疏

束束

束束

五兩

五尋

然則

每端

二丈

純則

其反

依字

從系

木

注純

實至

二丈

釋曰

凡嫁

子娶

妻舍

尊卑

但云

緇帛

文主

庶人耳

注純實

緇字也

古緇

以才

為聲

者緇

以絲

為形

才為

聲故

誤為

純字

但古

之緇

有二

種其

緇布

之緇

系旁

後不

誤故

禮有

緇布

冠緇

布衣

存古

字若

以絲

帛之

緇則

系旁

木

此字

諸處

不同

絲理

明者

即破

為色

此純

帛交

祭義

蠶事

以

為純

服故

論語

云麻

冕禮

也今

也純

儉如

此之

類皆

絲理

自

明即

為色

解之

昏禮

云女

次純

衣鄭

云純

衣絲

理不

明故

為絲

衣解

之也

云五

兩十

端者

古者

二

端

相向

卷之

共為

一兩

五兩

故十

端也

云十

者象

五行

十日

相成

者左

傳云

天有

六氣

降生

五行

行各

有二

日東

方木

為

甲乙

南方

火為

丙丁

中央

土為

戊己

西方

金為

庚辛

北方

水

為

壬癸

是十

日言

相成

者木

八為

金九

妻火

七為

水六

為上

五妻

所尅

者為

妻是

夫妻

相成

之數

云士

大夫

乃以

玄纁

束帛

者案

士昏

禮玄

纁

束帛

天子

加以

穀圭

諸侯

加以

大璋

者玉

人文

謂加

於玄

纁

束帛

之上

以行

禮引

雜記

者證

五兩

兩五

尋四

尺之

意

云納

幣一

束束

五兩

兩五

尋四

尺之

意



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陰訟爭中，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

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

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士司寇之屬，詩云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菁，古候反。棧，士板反。劉才產反。或士諫反。茨，音疾。私反。

疏。注陰訟至醜也。○釋曰：云陰訟爭中，菁之事者，謂若詩

往勝得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即此文是也。若據彼國喪亡

則謂之亡國之社，引公羊傳者是也。又名喪國之社，郊特牲

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其地，則曰亳社。則左傳云：亳社

茲是也。故云勝國亡國也。故鄭引公羊傳云：勝國亡國也。云

亡國之社者，公羊傳文。云奄其上者，即郊特牲屋之不受天

陽者是也。云棧其下者，謂於下著柴以棧之，使不通陰故也。

故云使無所通也。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者，以

其勝國社上下不通，是不宜露。中菁之言，亦不宜露。故就而

聽之也。若然，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於小棠之下，不在勝國

社者，彼謂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云其罪不

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釋經附於刑者，歸於士

若然，赦宥者，媒氏聽之。云士司寇之屬者，案司寇有士師之

等屬。司寇故云之屬，是以鄭注詩亦云：士師所當審也。詩者

邶詩刺衛宣公之詩，引之者，證經所聽者是中菁之言也。○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杜小令。量豆區斗斛

也。○治直吏反。下及大。疏。司市至禁令。○釋曰：此經與下

治小治同。區，鳥侯反。文為摠目。云掌市之治者，下文

云聽大治小治是也。教，即此文云以政令禁物靡等是也。刑者

即下文云以刑罰禁聽是也。量度，即下文云以量度成賈是



其次置其敘正其肆注云次思次敘介次不為行列與此在  
違者彼云次與敘下更云正其肆則肆為行列故分次為思  
次以敘為介次也此文不具直有次敘無言正其肆故  
并思次同名為次敘為行列此鄭望文為義故注不同以

陳肆辨物而平市  
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  
**疏**以陳至

釋曰陳列也謂行列其塵肆而辨  
其物物異則市賈平故云平市也  
以政令禁物靡而

均市  
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司農云靡  
**疏**

釋曰司市出政令而禁其物貨細靡者但物貨細靡人買之  
者多貴而無用令使麤物買之者少而賤使市賈不平令禁  
之則市物均平

故云均市也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  
通物曰商居賈物曰賈阜猶盛

也鄭司農云布謂泉也○賈音  
古注曰賈下商賈賈師皆同  
**疏**以商至行布○釋曰鄭

日閉關商旅不行除至之日商旅則行故鄭注大宰云行日  
商行商則是通物者也鄭知居賣物曰賈者商既通物明賈  
則在市而居賣物者也故鄭注大宰云處曰賈也由此二等  
商賈或通貨或在市賣之故貨賄阜盛而布泉得行故云阜

貨而行  
布也  
以量度成賈而徵債  
徵召也債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成賈

音嫁注下不音者皆同聶氏及沈云成賈定賈奠物賈其賈  
平大賈小賈賈賤恒賈而故賈凡十二音嫁餘音古債劉音

育聶氏音筑  
**疏**以量至徵債○釋曰量以量穀梁之等度  
字林他竺反

物賈徵召也債買之物賈定則召買者來故云徵債也○注  
徵召也債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釋曰知債為買者

以言徵召買者故以債為買此字所訓不定案下文所  
云貴債者鄭注貴賣之鄭亦望文為義故注不同也

質劑結信而止訟  
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

質劑月平○劑于隨反  
**疏**以質至止訟○釋曰質劑謂券

平皮命反下月平同  
書結之使有信也民之獄訟本由無信既結信則無訟故云

止訟也○注質劑至月平○釋曰下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  
以劑故知質劑是券書是以鄭云兩書一札而別之古者未

有紙故以札書小宰職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不云同  
明亦有同義也鄭云若令下手書者漢時下手書即今畫指  
券與古質劑同也先鄭云質劑月平小宰先鄭注亦如此解



以為月平若今之市估文書亦得  
為一義故後鄭每引之在下也  
以賈民禁偽而除

詐賈民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為之者知物之情  
偽與實詐賈民劉音嫁聶沈音古注賈民同  
以賈至除詐釋曰司市之官用賈民知物真偽者使禁物  
之偽而除去人之詐虛也注賈民至實詐  
是胥師賈師之屬者案下胥師職云察其詐偽飾行僨慝者  
而誅罰之故知此賈民禁偽是胥師賈師之屬謂屬胥師賈  
師受其役使也云知物之情偽與實詐者直依經解之  
情則真也情偽既據物而言則言實詐據人而說也

刑罰禁誅而去次刑罰憲徇扑  
以刑至去盜釋曰刑罰於無刑以殺止殺故以刑罰禁誅  
亂之人又去其相盜竊也注刑罰憲徇扑  
是憲徇扑者司市所施惟施於市中者故下云小刑憲罰中  
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故知惟有此三者也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  
之斂傷蛇反共如字為于偽反下為  
民同賈音世貸也劉傷夜反一時夜反

府職掌於市之罰布之等藏之今司市之官以泉府所藏之  
布物與民同行其貨而民無財者賒而予之後斂取其直故  
云同貨而斂賒也計同其至予之  
不售則為斂而買之者民賣物不售則以泉府之物買取之  
釋經同貨也民無貨則賒賈而予之者此謂所買得之物民  
有急須而無貨者則賈予之有時斂取其直釋經斂賒也但  
賒賈二字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云日昃中者也者昃者傾側之義昃者差昃之言故以昃解  
昃也是以尚書無逸云文王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是中後  
稱昃也云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多者也者謂言百族為主  
則兼有商賈販夫販婦云商賈為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  
云販夫販婦為主則兼有百族與商賈也云百族必容來去  
者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者容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  
之云商賈家於市城者行曰商居曰賈即賈家於市今并言  
者其商雖行通物亦容於市也云朝賈夕賣者賈者冬資綿  
夏資綿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乃賣故以資言之云所  
以了物極衆者以分爲三市者欲了其所賣之物極盡其衆  
也先鄭云百族百姓也者欲見此百姓異於秋官司寇戒於  
百族彼百族是府史以下此據市人稱百族明據天下百姓  
亦非百官百姓對則正姓與氏族異通凡市人則胥執  
而言之氏族則庶姓故以百姓爲百族

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

思次以令市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

賈師蒞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

門察僞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及也因刻丈尺  
耳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  
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讀爲定整勅會者使定  
物賈防詐豫也上旌者以爲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  
若今市亭也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故書蒞  
作立杜子春云奠當爲定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  
立當爲蒞蒞視也玄謂思當爲司字聲之誤也。奠疏注  
音定又田見反上時掌反注同及音殊誰九況反凡注  
市至誤也。釋曰鄭知凡市人是上三時之市者以其言凡  
明揔三時之市云胥守門察僞詐也者以其執度之故也云  
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者鞭以威人衆度以正人衆故并  
言之也云度謂及也者案下文廬人云輟兵同強注云改句  
言輟容及無及此文鞭度連言則一物以爲二用若以繫鞞  
於上則爲鞞以長丈二因勉丈尺則爲度知羣吏胥師以下  
者見下司稽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此亦執鞭度故知是胥  
師以長教官云胥師二十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鄭云胥  
師領羣胥則胥師已下非直巡行肆亦更來守門故鄭揔云  
胥師以下知平肆是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者以是經直  
云平肆肆是行列恐其行肆不正以正之也云展之言整也成  
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云奠讀爲定者鄭以爲平成市整教



會者使定物價恐有豫為詐欺故云防詐豫先鄭云思辭也後鄭以為思則司字聲之誤也者下云介次不為辭明思不得為辭直是思司聲同故誤為思也此思司聲同不得為字誤今有本云字聲之誤兼有字者讀當云思當為司字字絕讀之乃合義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

**戮者各於其地之敘** 期謂欲賣買期決於市也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故書

辟為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玄

**疏** 凡萬至之敘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

民之期于市有此已下三事有辟布者度量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則諸物行肆之所也注期謂至遺忘釋曰云

期決於市也者謂人各自為期限使于市事於市也云若今處斗斛及丈尺者謂斗斛處置於米粟之肆處置丈尺於絹布之肆案前注量豆區斗斛此中不云豆區前注廣解量各此略云市所用故注不同案律歷志度量衡皆起於黃鍾之律故彼云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一分九十分黍黃鍾之長則一黍為一分十黍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五度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審矣先鄭從故書辟布為

辭訟之布後鄭不從而為羣吏考實諸泉入者若辭訟之布當歸其本主何得各有地之敘乎明不得為辭訟之布也云

考實諸泉入者辟法也謂民將物來於肆賣者肆長各考量物數得實稅入於市之泉府知民將物來於市有稅者案下文云國凶荒市無征明不凶荒有征矣其實者則宜置於地

之敘欺者沒入官是其法也云及有遺忘者謂羣吏考實泉貨賄六畜之等是依列肆失者與此文別也

**凡得貨賄**

**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

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

**疏** 凡得至舉之釋曰此謂而無職認者舉之沒入官

歸本肆吏主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

**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利於民謂

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卻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徵之而已鄭司農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存物行還

**疏** 注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卻起略反好味報反







四者皆同十二云工不得作者工匠主營作故云不得作云  
賈不得粥者以其處曰賈賈主賣粥故云不得粥云商不得  
賈者商主通貨賈賈皆當豫資貯故云不得資云民不得  
畜者萬民非作非粥非資故以畜聚而言也玄謂王制曰用  
器不中度不粥於市者案彼鄭注云用器弓矢耒耜耒耜長六尺  
司長六尺六寸之等矢長三尺之類皆有長短度數也云兵車不  
中度不粥於市者案考工記輪人為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  
六寸成出革車一乘出於民間故民亦有粥兵車之法云布  
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布之精麤謂若朝服  
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有三等或四升或五升或六升大功  
已下有七升八升九升小功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有  
十五升抽去半其帛之升數禮無明文云廣狹不中量者布  
幅則廣二尺二寸共緡幅則依朝貢禮廣二尺四寸云姦色  
亂正色不粥於市者論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朱是南方正  
色紫是北方姦色紫奪朱色是姦色亂正色故孔子惡之若  
然自餘四方皆有姦色正色若紅綠及碧等皆有亂正色之  
義也云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鄭彼注云皆謂不利  
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者鄭彼注引山虞職云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以為證是非此時則木不中伐云禽獸魚鼈不  
中殺不粥於市者案禮人職云秋獻鼈蜃冬獻龜魚案禮記

王制云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殺是殺禽獸  
魚鼈之時得粥於市非此時則不可也云亦其類也者王制  
所云不中度之類是在上者不中數不中量姦色亂正色是  
在商者不時及未熟是在農者此等亦兼有在賈者故云亦  
其類也云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者王制之文從用器為  
一兵車為二布三帛四姦色五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九獸  
十魚十一鼈十二是聞之十二矣於四十八則未聞三十六故云未聞數十二也  
市刑小刑憲

### 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狗舉以示其地之衆也扑撻也鄭司農云憲罰播其肆也  
故書附為楛杜子春云當為附。附劉方符反沈音附。疏  
市刑至于士。釋曰附於刑者歸於士者此刑各有所對言  
之市刑雖輕亦名為刑若對五刑則五種者為刑故云附於  
刑歸於士。士謂秋官士師鄉士遂士之屬其人屬彼者各歸  
之使刑官斷之也。注徇舉至為附。釋曰徇舉以示其地  
之衆也者徇者徇列之名故知舉其人以示其地肆之衆使  
衆為戒也云扑撻也者大射云司射撻扑尚書云扑作教刑  
皆是答撻為扑故云扑撻也先鄭云憲罰播其肆也者憲是  
表顯之名徇既將身以示之則此憲是以文書表示於肆若



布憲之類也。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

世子過市罰一幣。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

市罰一帷。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為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所罰謂憲徇

也必罰幕密蓋帷市者衆也此四物者在衆之用也此王

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以其

足以互明之。幕劉音莫幣音亦觀古亂反。疏注謂諸至

下同或音宮為說如字解說也。如鏡反。疏明之。釋

曰云大夫內子者大夫中含卿內子卿之妻含大夫之妻

命婦也故經云命婦注云內子也若然此經大夫命婦是諸

侯科中不見天子卿大夫則天子卿大夫與諸侯卿大夫及

命婦亦是互見為義也云所罰謂憲徇扑也者其憲徇刑之

輕者而赦之使出帷幕難備之物者出物雖重而無地憲徇

雖輕而有愧故以出物為輕也案幕人云掌供帷幕幄幣

帷幕用布幄幣用纆在上曰幕在旁曰帷幄承塵其蓋當是

於衆中障暑雨之蓋未必是輪人所作蓋弓二十有八在車

者也云諸侯之於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者此王國之

市若直見王后世子過市則不見諸侯已下今以王國之市

而見諸侯已下過市足得互見。凡會同師從市司帥

王已下過市故云互明之也。賈師而從治其市政堂其賣債之事

也。賈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疏凡會至之事。釋曰王與諸侯

衆所在來物以備之。行會同及師役征伐之筭或在

畿內或在畿外皆有市則市司帥賈師而從以其知物賈

故使從不帥賈師者賈師不知物賈於事緩故不從也。

二月二十二日讀此卷畢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四

監本精定

中清嘉慶二十七年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州周澍棠

周禮注疏卷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四

均人

並是力征之稅 惠按本作力之征稅

易坤為均 監本坤字空闕

恤其乏困也 宋本作困乏

師氏 宋本周禮疏卷第十五

冬溫夏清 監本清誤清今據毛本正此本及閩本皆缺

釋曰云德行內外之稱 監本倒作外內今據毛本正

考朕昭子刑 監毛本子誤子今訂正



故書中為得杜子春云當為得九經古義云三蒼中得也  
周勃傳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皆訓為得呂覽禹為司  
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  
誘日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

謂得禮者惠按本謂上有得此脫

即上國之子弟言游者閩監毛本游作遊下並同此惟

改賈疏蓋本作貴游子弟與唐石經不同。按游為正

使此人帥四夷之衆惠按本閩本同監毛本帥改率

保氏

白矢參連剡注襄尺釋文襄音讓本作讓禮說云廣韻白

矢作白勻襄尺作讓尺參連作參遠  
賈疏云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則襄讀為  
讓新序云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吳越春秋云射

之道從分至敵合以參連連誤為遠失其義矣

過君表諸本同浦鏜云軍誤君疏同

六書象形會意轉注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

本注改註非疏中同釋文上剡注字

贏不足旁要諸本同漢制考贏作贏古多用通借字

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諸本同釋文夕桀沈祥易反此二

字非鄭注經義雜記曰疏云馬氏

注以為今有重差夕桀亦筭術之名與鄭異今九章

以句股替旁要禮記少儀正義引此注云今有重差句股

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未知所出據此知鄭注本云  
今有重差句股馬干注云今有重差夕桀鄭有句股無夕  
桀馬干有夕桀無句股沈重陸德明本則與馬干同故皆  
為夕桀作音釋文云此二字非鄭注是宋以來按者之辭  
非陸語蓋後人據賈疏本以按釋文而附著之今注疏中  
句股上有夕桀二字又後人據釋文所加困學紀聞所據



本已如是

擊則不得入

閩監本同誤也毛本擊作擊當據以訂正

御擊者不得入

毛本同閩監本擊誤擊

建類一首

此本及閩本脫建據監毛本補

闕闡衡銜之類

閩本同監毛本闕作闕

云九數者方田已下

惠按本閩本同監毛本已改以

司諫

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此本及閩本辨誤辨今據唐石經諸本訂正疏中此本及閩監毛本

皆誤

司救

衰惡謂侮慢長老

釋文出經之衰二大字云似嗟反注作邪同此經作古衰字注作今邪字之明

證今本皆依經改作衰矣下文亦由衰惡同

孔注尚書曰

惠按本日作云

使事官之作也

閩監本同宋本嘉靖本毛本皆云使事官作之也此誤倒當據以訂正疏中不誤

知書其罪狀以其稱明刑

閩本同監本狀下剗增者字毛本遂排入○按有者字是

三罰而歸於園土

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於作于當據正

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

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此本及閩監本書誤書今訂正監本疏中

不誤

施惠賜恤之

監本恤作恤訛疏中同

調人



雖以會赦浦鏗云以當已字誤

比父亦辟之海外此本亦字刺擠闕監毛本排入

元已年老昏旄闕本同監毛本旄改耄。按耄是也唐人作旄不當用古文假借字

故今明之闕本同監毛本明改辨

故逆之海外浦鏗云逆當避字誤

玉節之刻圭也按刻圭字當依典瑞玉人作玉圭此非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直是偽字耳下王

以刻圭同

鄭知瑞節是玉圭者闕本同監毛本依注至改刻非賈疏蓋本用玉字下並同。按疏內

三刻字皆當作玉疏常引典瑞云玉圭以易行以圭而誤云玉圭以和難考典瑞但有穀圭以和難之文

此王法知之闕本同監毛本作治之

辨本也余本闕本同案本監毛本嘉靖本辨皆作辨

猶令二千石以令解仇怨闕監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作猶今當訂正

媒氏

天地相丞覆之數也闕本同諸本丞皆作丞疏中同

參天兩地而奇數焉釋文奇本作倚案釋曰就奇數之中天三度生地二度生象天三覆地二

則作倚非也

不聘之者宋本嘉靖本聘作娉

媒氏以男女既有未成昏之藉浦鏗云籍誤藉

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浦鏗云中春之月四字疑衍文

中男三十而娶經義雜記曰中下脫古字據大戴禮記補



經有夫婦之長殤通典嘉禮四引作夫婦之長殤此作婦訛當據正。按喪服經總麻章有為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引之者謂三十而娶則不當有姊也

以感時而親迎經義雜記作以昏時云感字誤

秋班時位也經義雜記作春班爵位云舊作秋班時位誤也家語作春頒爵位東門之楊正義所

引同

熠熠其羽監本燿誤熠下同

夏小正曰二月冠于嫁女娶妻之時經義雜記云日字疑衍今夏小正無

嫁女娶妻作娶婦

此淫奔之詩惠校本詩作時此誤

鄭說之五爻辰在卯通典嘉禮四引作舊說六五爻辰在卯此誤

在塗見采鼈者閩本同監毛本鼈改蕪非

舊詩云經義雜記作舊說云此誤

尚及冰未定納經義雜記作及冰未泮此脫泮字

故管子篇時令云經義雜記曰當作時令篇云今管子

且仲春為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經義雜記曰當作無仲春為期盡之言又春秋四時嫁娶毛本改作有譏之言誤甚

何自違也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經義雜記曰也字當在之語下

故戒文王能使男女得其時經義雜記曰戒當作嘉

感事而出經義雜記作感事而悲此誤

娶得用非中春之月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中改仲非疏中仍作中春



此純帛及祭義蠶事以為純服故論語云此本及字刻改作交閩監

毛本承其誤今據惠按本訂正浦鏗云故當又之誤

木八為金九妻閩監毛本木誤水

依士禮用元纁惠按本作依此禮此作士誤

不可埽也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埽作掃非

於小棠之下閩本同監毛本改甘棠非

赦宥者媒氏聽之惠按本赦上有在此脫

司市彼云次與敘下

故并思次同名為次案思次當為思介

明賈者在市而居賣物者也此本者字實缺據惠按本補閩監毛本作則非

由此二等之人此本之人二字實缺據惠按本補閩監毛本作商賈非

物有定賈岳本嘉靖本閩本同宋本監毛本賈作價俗字

量以量穀梁之等疏中監本作賈毛本作價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葉鈔釋文賈民劉音嫁聶沈音古注賈民同

刑罰憲徇扑宋本作憲徇扑監毛本徇作徇非○按扑是名擊之之物曰扑凡經典扑改扑者非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賒改賒俗字注及疏準此○按賒从貝余聲余上从入

掌於市之罰布之等藏之浦鏗云以誤於征誤罰



則贖予之

毛本同閩監本予改與

日廼而市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廼本日具

又作具案此本疏中作

日廼映中也

諸本同案大司徒注云日跌景乃中此映當作跌賈疏云廼者傾側之義映者差跌之言

今諸本俱誤為差映矣○按跌跌二字上正下俗大司徒注作跌可證

而先言日具者

閩本同監毛本具改河

百族或在城內

毛本內誤由

資若冬資綿夏資絲之類

閩監毛本改冬資綿夏資絲誤甚

欲見此百姓異於秋官司寇戒於百族

惠按本百姓作百族此誤

奠讀為定整勅會者

宋本定下空缺一字此本疏中勅作

以長丈二因刻丈尺

閩本同監毛本刻作刻

鄭以為平成市整救會者

閩監毛本救作救悲

何得各有地之敘乎

浦鏜云有當於字誤

謂物行苦者

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苦作作

抑其賈以卻之也

監毛本卻誤卻

釋曰云使有使阜者

閩監毛本脫釋曰

如今斗檢封矣

諸本同毛本檢改檢非

因云物貴者

浦鏜云因云字當誤倒

布帛精麗不中數

岳本嘉靖本麗作麗○按从三鹿者正字也作麗者俗字也

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

浦鏜云兵說乘字按浦鏜誤疏固兼引考工記兵車乘車之輪

皆崇六尺六寸矣



成出革車一乘出於民間

閩監毛本成誤或監本間誤

故書附為柎

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柎作柎宋本載音義亦作柎

足得互見王已下過市

毛本同閩監本足作是誤

周禮注疏卷十四投勘託

終

南昌袁泰開校





聖賢